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一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徐夢莘編集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一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盡其日

二十八日丙申金國完顏亮被弒於揚州殂

遺史曰金國主亮駐於揚州之東南督諸萬戶渡江甚急限來日不渡盡行誅斬萬戶皆懼之是時葛王已即位於國中改大定元年有傳錄其赦書至軍中者萬戶等以大江不可渡斬戮不可免遂各懷異心有弒其主歸葛王意亮有親兵皆心腹人以紫茸串甲謂之紫茸軍又謂之細軍素號精勇諸萬戶請於亮曰紫茸軍遠



行數千里未有以犒之可令取泰州犒其軍亮然之遂發紫茸軍取泰州諸萬戶無所畏丙申夜持勁弓突入帳下衛者止之則曰有急事聞奏亮聞喧欲披衣出則矢已及左右矣亂矢齊發亮斃於帳中於是喧囂不止梁尚書者聞亂即馳入呼諸萬戶曰事已如此固無可柰何然方與敵國相持不知諸君何以善其後衆皆不言梁尚書曰當撫定諸君勿使囂亂徐思計策可也衆稍定梁尚書遂取紙草牒云大金國牒大宋國三省樞密院國朝太祖皇帝創業開基奄有天下迄今四十餘年其間講信修睦兵革寢息百姓安業不意正隆失德師出無名使兩國生靈皆被塗炭奉新天子明詔已行

廢殞大臣將帥方議班師赴闕各宜截兵以

御

舊好湏

至移牒牒具如前事湏牒大宋三省樞密院照驗大定

元年十一月三十日牒銀青光祿大夫右領軍都監開

國公蒲察龍虎衛大將軍右領軍都監徒單右領軍監

軍初瓜洲之役軍中散人張真被虜亮壻駙馬都尉見

而留之駙馬管黃頭女真三萬人亮聞葛王已立乙未

命駙馬以本部兵歸丙申軍變駙馬既行温暾者覓張

真而得之梁尚書既作牒未有人傳行乃以張真贖牒

戊戌發行十二月己亥渡江是時江南但不見虜人飲

馬於江濱方疑之會張真到方知亮被弑虜騎已有回

者有魏州僉軍雷政者先自間道來歸說亮被弑初猶



未信得梁尚書牒乃賞政以官

晁公志敗盟記曰二十七日金虜諸酋集衆兵帳中相與謀曰南軍如此此豈宜輕舉前有大江之險車船之敵後有糧運之阻敲殺之憂祇送死耳顏亮凶諄我輩若無船渡江必殺我等柰何內一萬戶曰等死求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令得生則可有萬戶戴總管李總管者諸酋之豪起前密諭諸酋曰殺即主却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衆口一辭曰諾不食頃諸酋統集甲馬萬餘人控弦持滿呼噪直入逆亮寢帳把門細軍問為誰曰我等欲至帳前有公事理會細軍縱入諸酋引弓射帳中亮左右護駕親信兵衛識其難作擐甲上馬各帶奴

婢出營脫身北走而亮覺變索弓箭伏劍顧視左右無一人矣乃獨身倉卒引弓欲射曰南家人我家人今日殺我赦我在汝等囚我可也無取弒君之名諸酋不應連射帳中矢下如雨亮即死於揚州并殺妃三人太傅一人左右親信謀事者數十人或云逆亮有妹夫者見變作先刺刃於逆亮腹以脫已禍既而亦不免於死為亂軍所害先是逆亮有親軍女真三萬矛楯戈戟器甲精純盡用紫茸絲條穿鐵甲號紫茸軍其次用黃茸號黃茸軍其次用青茸號青茸軍紫青黃三軍一名細軍又名為護駕軍專一簇御宿衛雖有大敵悉不遣行初諸酋欲弒逆亮也而細軍擁衛嚴密不可得近因謂



細軍等曰淮東子女玉帛盡皆逃避在泰州城域我輩  
急欲過江無由得往泰州取富貴你等何不請即王乞  
破泰州而取之細軍欣然而請逆亮從之細軍既去者  
三萬人一鼓大破泰州子女玉帛無遺泰州統制官王  
剛棄城走江陰二十八日破泰州而逆亮被弒乃二十  
七日也二十八日將官景世雄以二十五騎迎見虜人  
李千戶約引三百騎擁過瓜州被虜散人張真并虜州  
僉軍雷政渡江歸順報虜主已被弒訖

神麓記曰亮初謀南侵也用梁恪王光道馬欽郭安國  
等為謀主盡刷在國番漢軍五十餘萬分五路經河中  
府渡大慶關入陝西經孟津渡者為御營中軍亮統

至汝洛經河北西踞衛州張家渡者往漢上經浚州通  
利軍渡者前來徐宿經河間以東過山東入膠西者皆  
大漢軍使合喜李重總番軍往熙河德順欲先平巴蜀  
任宣徽使劉蕞統大軍十餘萬至光化扼其江陵羌高  
景山統大漢軍自膠西登戰船陳兵於海亮自提大兵  
直至淮陽要一舉而下先以采石難渡定要瓜州如違  
制來日皆從軍法衆軍恐懼唯以待死計無所出勸農  
使契丹阿列等謀十一月二十六日夜分以御營諸軍  
弓弩持滿向內喧譁聲近御帳亮驚問莫非南軍至乎  
王光道秉燭引亮出帳未即言間衆謂曰君違天害民  
殺母戮親族滅大臣舉國愁痛唯君一人南朝無罪背



約犯邊生造釁端不容諫諍惡逆不道神人共怒豈能  
脫乎亮見不免謂曰汝等殺我順南乎歸國乎厲言歸  
國衆箭皆發射死焚其屍時年四十王光道梁恪馬欽  
郭安國等皆遇害就遣驛使走至汴殺皇后徒姑舟氏  
太子光英其惠妃德妃昭容婉容昭儀淑儀十六位御  
嬪皆放歸宗亮簡宗廟廢祭祀棄法律逐功臣治宮室  
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輕百姓好攻戰侵邊境虐生靈  
是致於此謚法違天虐物曰煬遂謚海陵場王后曰幽  
皇后息曰殤太子

虞尚書採石斃亮記曰紹興三十一年元顏亮渝盟犯  
塞進兵江淮遣諸酋分道入寇一軍遵江道以趨兩浙

一軍出宿亳以蹂淮西一軍歷唐鄧以瞰荆襄一軍據  
秦鳳以伺梁蜀朝廷命諸將分屯捍禦吳璘駐興州姚  
仲駐漢中王彥駐安康吳拱駐襄陽李道駐江陵田師  
中駐武昌戚方駐尋陽李顯忠駐池陽王權駐建康劉  
琦駐鎮江成閔駐晉陽李寶守海道秋九月親以兵十  
七萬號四十萬直趨江南為必渡之舉時命劉琦為淮  
南浙西江東西路制置京畿淮北京東路河北東路招  
討使使分命諸帥捍禦十月乙卯虜兵自安豐過淮西  
丙辰侵犯廬州柘臯下寨戊午遣樞密葉義問督視荆  
襄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謀軍事洪邁馮方並  
充行府幕屬己未虜兵犯滁州先是劉琦遣王權將兵



渡淮迎敵權逗留不進至歷陽脩築城壘為自安計錡  
再檄權往壽春權以威脅總漕固請於朝乞留權守和  
州錡復督行權不得已三日發一軍凡二十四日僅發  
八止於廬州戍守故虜人犯淮得以繫橋從容而進如  
入無人之境權旋棄廬州回屯昭關將士皆請戰權乃  
領親兵先遁麾衆使退虜騎至尉子橋權始遣姚興一  
軍迎敵興戮力死戰數告急於權權飲宴於仙宗山上  
以群刀斧自衛殊無援興意興勢雖卻猶殺賊數百人  
擒渠率而回會賊假立權幟以誤興興奔而入遂與其  
徒俱陷權猶走旗報捷冀以欺固自解自是不復更與  
賊接徑回和州州城新築而所儲資糧可為數月計權

志不在守廼給衆曰已得旨令棄城守江庚申權登車  
船上遂自焚西門棄和州先往采石辛酉虜兵陷和州  
城中糧儲時器械輜重盡委於賊虜乘勝奔突軍民自  
相蹂踐擁入城河與江爭渡溺死者什三將士憤怒號  
呼指船詆罵皆以權不戰誤國為言潰兵抱蘆葦浮江  
而過者散而之他甲子權宵遁自采石歸建康是日錡  
小捷於揚州之西南錡以王權失淮西則淮東孤軍恐  
不能守越翼日乙丑遂棄揚州退保鎮江留一千五百  
人塞瓜州渡亮兵進迫大江刻十一月初七日渡采石  
瀕江居民震恐竄伏吏士無人色朝廷以諸將逗撓失  
律召成閔代劉錡趣王權赴都堂議事先遣舍人虞公



三朝事蹟  
卷之四十一  
六  
往池州趣李顯忠交王樞軍事虞公陛辭上曰朕固知和議不足恃二十餘年宮中錢物不敢輕用毫積寸累內藏亦粗充盈正為今日備適葉義問以錢帛為請朕已從內藏支付九百萬矣卿須錢奏來

朕所不靳第患事不立耳虞公退急裝趣鎮江時劉錡已卧病虞公見之因咨以今日事勢劉大言曰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不得已方用之虞公曰今逆虜違天叛盟席卷淮東西窺江南我有腹心之憂今日用兵猶為得已乎劉又曰錡直不愛朝廷官職將歸制置招討印耳虞公笑曰公言大是高節但今國事如此上自王樞之敗不遑安九重將以馬上從事此乃將軍上印綬時耶

劉語塞時建康已告急虞公倍道趨建康是日我師敗績於瓜洲虞公往采石道遇王樞敗兵各鳥獸散公即訊之皆曰我輩昨隨王樞只聞金聲不曾聞鼓聲蓋樞未嘗與賊交戰惟是走耳去采石尚二十里北虜鼓聲動地從者止公曰事已至此舍人欲何之虞公不聽亟索馬行暨至采石望北岫賊硬寨連亘數十里我軍星散亡紀律虞公易服行筵其間會見一二統制官虞公勞之因問王樞罷兵之由皆曰樞驕情不恤士卒非虜之善勝樞只有走耳我輩未嘗見陣虞公曰今可戰乎衆皆笑指北岫曰彼勢如此誰能以身犯必死乎虞公徐曉之曰虜萬一過江而輩措足無所雖走亦何之今



亡亦死戰亦死等死不如一戰冒萬死求一生轉禍為福因敗成功在此一舉矧又朝廷衣食汝輩二十餘年緩急廼不能一戰以報國乎衆皆曰今雖欲戰柰無主其事者何虞公知其可動唱言汝輩止緣王權繆妄致此今朝廷已別選將交王權軍矣衆愕然曰誰可將者虞公諭之曰朝廷差我來池州趣李顯忠交此軍事顯忠如何衆荅辭曰得人矣虞公曰虜謀來日過江勢已迫請諸公官家已發內藏庫錢帛并節度承宣使已次官告在此賞給有功者衆皆曰誠然我輩効命諸統制趨出轉相告語湏臾合軍皆奮北首爭死敵虞公即與勾集戰艦簡水軍五千餘人連小舟護岫以戈船當前

終夜整齋十一月乙亥虜築壇於采石西岫上亮登壇殺牛羊豕黑白馬各一祭天禱江乞風以濟丙子壇上建黃繡旂各二亮擐金甲坐壇上麾紅旂以發戰艦凡百五十艘緣岫鐵錡周匝三四十里間虜軍大呼我軍辟易會北風急虜船如劈箭有數十艘即薄南岫步戰見統制盛新撫其背曰昨與而議破虜為期今廼不用命乎盛回顧乎舍人在此即麾軍鏖戰士氣百倍無不一當十虜兵大敗戈船前斷賊岫上餘衆悉拜降先是酋恃其衆欲徑跨江而渡故所用皆小舟一舟濟數百人其指可掬而官軍所操皆蒙衝巨艦士卒用命遇敵船即衝撞劈折全舟沉沒賊既退衄公撫勞將士具捷



書因騎置以聞諸統領官環坐見樞府人吏趨走虞公之前唯謹私怪之間起問吏舍人何官職吏對此中書舍人朝廷侍從官也統領官爭列庭下拜曰初謂舍人閭門宣贊等官豈有文龍官能持騎行陣間乎虞公起執其手曰諸公何言方與諸公共安危死生同之期於破賊以報國家遂相與議曰虜雖敗北然恃衆明日必復來廼遣士卒夜渡江約近北岍虜箭所不及處維舟為陣會盟畢虜兵再欲濟江而其意已詘然猶自張不已官軍直突北岍奪其渡口以神臂刻敵弓射之虜皆徒步登岍棄船而焚之官軍乘勢縱火盡為灰燼虜衆披靡亮揮軍下壇初亮使偽參知政事李通跪壇上口占

檄文招王權戊寅顯忠至遣硬探騎過江知虜兵已走揚州與瓜洲渡兵合矣虞公謂李侯曰賊懲采石之敗空壘往合瓜洲兵鎮江無備我當往第恐兵少今來采石愈益深塹築堤或伐木為柵守禦甚固虜未可卒犯鎮江邊岍分屯備禦甚多要害僅數處將軍能任其責分一軍從如何湏更得百餘戰艦則事濟矣李侯曰敬使令是日虞公徑發循慈湖馬家渡等處措置防托迤邐還建康泊至建康見元樞知府事張公燾步造謁虞公問勞甚勤曰燾所謂賴公茫者元顏亮期初十日來此會食使燾安往諸公固議可以往鎮江者皆有難色張字虞公曰并甫已建大功可任此責虞公往鎮江謁



劉錡劉疾已劇劉執公手曰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  
技止所施今日成大功乃一中書舍人我輩當愧死矣  
虞公退與楊存中成閔謀曰賊已瞰江宜亟經畫守禦  
之備今船又繫岸有如臨期不堪駕用柰何遂相分臨  
統按試時江涯止有二十四舟顯忠所遣船亦至虞公  
命戰士踏戈船上下流如飛北岸虜酋皆憑壘縱觀駭  
愕相謂曰南軍有備亟遣人揚州報亮馳馬立至問諸  
酋以必渡之策且采石渡方此狹甚而我軍猶不利請  
徐為之謀以伺其隙亮大怒諸酋退聚謀曰南軍如此  
豈宜輕舉祇送死耳亮凶諄明日若不能渡江必殺我  
輩不如先發遂共定謀殺亮乙未諸酋詐作南軍劫寨

直趨亮寢帳親兵問謂誰諸酋語之曰我欲帳前白事  
親兵縱諸酋引弓射帳中亮被傷起彎其弓曰汝是南  
家人抑我家人荅曰我家人亮曰今日殺我赦我在汝  
等不赦我連殺我然我自知無道汝等殺我固當諸酋  
連射帳中矢下如雨亮即死兼殺其妃三人虜兵遂退  
屯三十里丙申北人號州簽軍雷政渡江歸順報虜主  
已被殺矣使騎往得其實十二月庚子御營宿衛使和  
義郡王楊存中管侍衛馬軍御前諸軍都統制成閔中  
書舍人督視荆襄江淮參謀軍事虞允文總領淮東軍  
馬錢糧朱夏卿列奏以聞北壘亦具亮之死然來求和  
捷書奏上曰亮已遇弒軍無統衆必潰賴諸將帥廣



行招納朝議亦欲進師虞公先往行在所稟事宜時虜雖移屯兵尚駐淮東公入見上慰勞有加虞公奏曰此宗廟神靈陛下英斷將士用命臣何力焉上喜賞再三有旨論功行賞張振時俊王琪盛新戴阜以功烈顯著人轉三官其餘將士亦不以次推恩虞公奏昨采石事勢危急臣於振等行陣間許以重賞振等効死力戰三官恐不足酬其勞乞回臣在身官職推賞振等上曰向江上甚危急得諸校致力其功豈可忘尋改授正任承宣觀察等使虞公繼論列今車駕進發而虜在淮東鎮江對壘路尚梗今當督淮上之兵斷虜之歸路發鎮江等兵為掩襲之舉虜可無噍類上深然之命公往淮上

措置而諸軍已先過江矣十二月壬寅成閔收復揚州甲辰李顯忠以大軍濟江去和州三十里與賊相持丙辰成閔收復泗洲皆虞公前日鼓勇士氣一戰之力也未幾北虜都管司以牒來云正隆無道獨議興兵已致廢殞初立新主見議班師而朝廷將復從和議焉自古江淮用兵稱周瑜之赤壁謝玄之淝水為雋功然瑜乘曹公士卒疲瘁之餘而淝水之勝出於符堅出師之無律今亮以滔天之逆陰謀數十年存驅犬羊空國來寇而虞公奮然以忠義狗國帥罷散之卒身自督戰遂成采石之功而瓜洲之役虜主不戰而自斃此豈與赤壁淝水乘危徼倖同日語哉異時國史大書特書與宋匹



休薦紳鉅工亦必有能効勒燕然銘述淮西碑以揚厲  
無前之績者然遠方書生亟欲廣其事以壯吾中國之  
威激蜀士夫之氣謹再拜稽首而書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二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二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丙申盡其日

國史院編脩官負興宗采石戰勝錄曰元顏亮竭其國  
兵前來南牧其身先出汝州京西道示欲出襄漢上流朝

廷果從三司發精兵五萬人合荆鄂之兵凡十二萬先  
是虞侯作天官屬上殿先論虜異時南牧之計必為五  
道出蜀口出荆襄止以兵相持淮東之計沮洳非用騎  
之地他日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庚辰年  
木子是是年

冬奉使又明年十一月回具言虜必南牧蓋已接甲造  
船必為南渡之計申言前論對之語上曰記得卿此言



極是極是是年五月十九日虜使上殿有奏言欲得兩  
淮之地欲得將相大臣朝廷駭愕議所以發兵是時虜  
主以兵駐溫陽州汝以避暑為名詎示渡漢江從上流以  
窺吳會朝廷發成閔領禁衛五萬人來戍襄漢上出虜  
使悖語令宰相就都堂命侍從臺諫論所以備虜之策  
時宰相宣上語云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  
廟論欲遣成閔全遣禁衛兵禦襄漢上流虜侯說不須  
得發兵如此之多虜必不從上流下恐發禁衛相兵益  
少朝廷內虛異時無兵可為兩淮之用兵行未幾旬日  
得報虜主回汴京虜主已去乞留五千人殿  
後兵五萬約止江池之間欲留此為用若上流兵盛自

江鄂間應援淮西兵盛便出大信口池州來石迹可以援淮

西是時無人為虞侯之助其說卒不用至九月間虜以  
五萬重兵出淮東劉錡拒之於楚州清江口虜主自提  
重兵號五十萬皆精甲自壽春壽州渡淮王權拒之二將

不敢戰望風奔遁虜才與南兵相接王權退自安豐屬

州至合肥合肥又退至柘臯而中軍已退而濡需和州

虞侯見事急知二將必退回遂率四五侍從又同白

宰相說王權退師已臨江口必敗國事諸公云王權申

云非敢退所以導虜深入身當其衝令邵宏淵出其右

李顯忠出其左夾攻之虞侯率四五侍從辯其不然此

權必為走計時朱楊猶不以為然棣明日得報權果渡

三月廿五日 卷之三 十三



江朝廷震駭十月十七日白宰十九日上命葉樞密

督視江淮軍馬同命虞侯參謀軍事二十一日陞辭上

尉勞甚渥云卿本詞臣不當遣以卿諳軍事故也二十

二日出臨安是日得報劉錡兵走至瓜洲盡棄淮東之

地虜追錡至阜筴林瓜州之前錡之將負錡小捷錡乃託病

過江十一月初四日錡兵大敗於瓜州劉記江淮之間

民皆奔逃是時虜主以重兵臨采石已數日知建康張

燾屢遣官來催督府措置虞侯與葉樞初六日到建康

是夜被旨罷王樞以李顯忠代之督府詐以檄召樞來

府議事夜遣虞侯持檄走池州喚李顯忠分付人馬令

會於采石蓋樞兵在采石未定初七日發建康初八日

早去采石餘路十五里聞鼓聲振野問道傍人云是虜

主臨江昨日刑白黑馬各一祭天取今日過江虞侯見

道傍茶坊酒店官軍閑坐虞侯呼之其說與道路之言

合虞侯又問云既是虜主今日渡江因甚却只在這裏

衆兵皆言王節使在淮西每日只打鼓未嘗得接戰我

輩皆是馬軍節使令我棄馬走步過江如今已無馬我

輩不會步廝殺隨行官吏多欲回虞侯云須要去江上

看兵勢蓋上遣我來當進不當退也有進言者云事敗

至此舍人與一檐檐何也虞侯不聽虞侯至采石諸將

皆無戰意公方會合諸將士詰之曰我聞王節使在淮

西每日打鑼不打鼓衆曰果如此虞侯尉勞曰樞不戰

西每日打鑼不打鼓衆曰果如此虞侯尉勞曰樞不戰



教汝輩不成事令汝輩半死半活至此不易衆皆唯  
然王權已罷兵權管你輩不得我是朝廷官官家差我  
擔銀來搞設你憑今有節度觀察至副校尉官告我擔  
來你輩食官家祿官養汝輩三十年不啻能戮力一戰  
否衆曰我憑也要戰但無人主此事虞侯與說我今日  
只辦兩眼隨你懃成得功大與你填大底官誥立得功  
小填小底官誥若死於此則當同死於此若你懃也走  
我亦隨你去你懃道我走去甚處我便去見官家說某  
人統制已下某人肯廝殺某人不肯諸軍大懼曰今日  
有分付大家去廝殺於是方布陣擺戈船是時江北虜  
兵甚厚極目望上下流二三十里不絕鼓聲震地震虞侯

即躍馬至岫口見北岫一高臺臺上有大紅繡旗黃旗  
各二左右中立有大黃蓋有一人服金甲被胡床坐其  
上衆云此虜酋也兵號四十萬馬數倍之虞侯遂與諸  
將議與統制官張振王琪戴阜時俊盛新列馬軍步軍  
為陣靜以待之分戈船為五以其二傍東西岫行東護  
岫西畏賊船其一駐中流載精兵以待戰其二藏小港  
中以待不測擺布僅畢或聞虜中發喊虜酋親執小紅  
旗麾數百舟絕江而來未頃刻間有數十舟達南岫虜  
登岫與官軍戰公往來行間公謂時俊先登軍皆死闔  
斬虜過半岫上之虜皆投拜戰於江中死以萬數天色  
晦虜猶未退會官軍在淮西有潰散三百人自光州路



轉江而至虞侯拊勞之捷以旗鼓設為疑兵虜果以為  
援至鼓聲乃已却打梆子聲虜引餘舟遁去或欲引水  
軍掩其前斷其歸路虞侯以為不可所謂歸師勿遏是  
也恐或官軍一傷我軍必何以繼之虜萬里入寇如此  
之盛不止今且戰若官軍必明日何以為敵但以強弩  
襲其後追射之虜兵多傷至夜師旋計岸上之屍二千  
七百餘人射萬戶一人生獲生戶五人真女真三百餘  
人餘皆正軍健者星夜遁去即夜具奏舊將去新將未  
至決不敢引去是夜椎牛張酒以勞軍有說舍人宣贊  
者及見樞密院人吏在虞侯前甚恭問之云乃中書舍  
人非武官舍人也將軍乃盡禮致恭至夜半仍令布陣

再與將士待敵賊兵已稍希虜至辰時以來凡再鼓公  
舉旗揮出海船五分之二分其半向北岬上流直楊林  
河口諸將或問公何故遂說與諸當時只合將船守楊  
林河口於江心下泊船度虜箭所不到處戒之曰若虜  
船自楊林河出即齊力射之必爭與死無令一船得出  
岬如河口未有船出即以克敵神臂弓射北岬於是盛  
新妻令於江心駐船齊力射虜應弦而倒以萬數虜見  
船無歸路即時從下流放火自焚官軍亦於河口上流  
以火船焚其餘舟凡一百八十餘隻亮陸遁去至午間  
遣一小舟令張千戶持書至書意似與王樞有約惜其  
策出於用間亟以已發遣王樞之事報之以絕其意遣



探馬度江至暮歸初九說虜主焚龍鳳車宮人斬船作

頭二人責船致敗鞭梁大使一百名球來來石引亮者連夜往瓜洲與

虜主書意合虞侯謂顯忠曰賊懲來石之敗控大兵往

合瓜洲之兵鎮江無戰備我當往措畫所患兵少令來

石虜既喫手脚必不敢窺伺又兼長江岍分屯防禦甚

多其實緊要不過數處都統能任責輟一處兵馬應副

如何又湏得百餘隻戰艦方可集事顯忠畧無難色欣

然一一應副至建康見葉樞知府尚書張燾聞虞侯至

步行來問勞苦勤曰真謂賴公庇昨元顏亮要初十日

來此會飯不知交燾却去那裏諸公會議遣官往鎮江

措置張字公曰馮負仲二公參帷幄之謀不可行虞丈

已建大功可任此責虞侯笑曰去不妨然記得一小話

人得一斃欲以計殺而食之熾大使釜水百沸橫竹稍

於其上與斃誓曰能渡此活汝斃知主人以計殺之勉

力肥沙竟渡主人曰汝能此渡河甚好更為我渡一遭

我欲觀之僕之此行無乃顛是乎諸公大笑是日泰州

以急告虞侯至鎮江謁劉信叔劉病已革虞侯問疾執

虞侯手曰朝廷養兵二十年我輩一技無所施今日成

大功乃出於朝廷一中書舍人我輩當愧死矣先遣一

將救泰州連日大風未能行虞侯與楊存中成閔謀曰

賊以瞰江經畫守禦之備不可緩今舟船久繫岍萬一

臨時或有不堪駕用悞事相率臨江按試是時江既止

三朝正史卷之二



有戰艦二十四隻相繼李顯忠所遣船亦至與李顯忠  
商量令移時俊軍於馬家渡輟李捧一全軍一萬六千  
人又分戈船百艘來會京口日十五二十三日習水戰耀  
兵命戰士踏戍船上下流如飛北岬酋長皆憑壘縱觀  
駭愕皆曰南軍有備急遣人揚州報亮亮跨馬即至列  
坐諸酋長會議為必渡之舉有酋長前曰南軍有備未  
可輕舉向覩所用舟楫迅駛如飛此寧能當之且采石  
江面方此為狹甚而我軍猶不利不如徐為之謀以間  
其隙亮震怒拔劍數之曰汝罪當死者數矣我即不誅  
汝今沮吾軍尚可恕乎酋伏地涕泣交流哀告久之亮  
曰我且赦汝汝與諸酋議來且合要船百隻即渡江違

令者斬之諸酋退曰南軍如此豈宜輕舉輕則送死亮  
凶狠不容吾等說明日必殺我不如先下手為強也遂  
定謀殺亮夜即其所居帳中連發三箭射中又射了欲  
射已而問曰你是江南人是自家人萬戶荅曰自家人  
虜主曰我自去年煞做無道理事今日饒我也由你輩  
殺我也由你輩不若早快跪萬戶一人直入即其帳  
中殺之併及其帳中妃侍五人併殺梁大使郭副留師藥  
弒馬韓哥馬李參政通四人皆為虜謀來南者盡焚其  
屍是日初二日魏州簽軍雷政來告虜侯即日同楊存  
中成閔渡江至瓜洲措置後二日虜之將來以檄來請  
和公是日往行在奏事兩淮之民自鎮江至平江見公



三朝北盟錄 卷一百四十二 七 趙鼎傳  
船過焚香投拜鳴指初六日奏事畢初十日車駕幸建  
康明年二月十八日還臨安歸正官張榘正隆事迹記  
曰元顏亮自己己冬十二月殺兄亶而自立守舊都於  
會寧越明年誅夷稍定下求言詔勅中外公卿大夫至  
於黎庶之賤皆得以書進下闕庭是時上封事者多陳  
以會寧僻在一隅官艱於轉輸民艱於赴訴宜徙居燕  
山以應天地中亮深然之即日使令左相張浩右相張  
通古役天下夫匠百萬肖京師之髣髴營都於燕山迄  
三年而有成至壬申夏駕始幸之遂以渤海遼陽府為  
東京山西大同府為西京中京大定府為北京東京開  
封府為南京燕山為中都府曰大興改元以赦告天下

亮以漸染中國之風頗有意於書史一日讀晉書至符  
堅傳廢卷失聲而嘆曰雄偉如此秉史筆者不以正統  
帝紀歸而以列傳第之悲夫又一日與翰林承旨元顏  
宗秀左參知政事蔡松年語朕每讀魚語至於夷狄雖  
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朕竊惡之豈非渠以南北之區  
分同顛之比周而貴彼賤我也二子皆以唯唯而對至  
正隆丁丑春二月御武德殿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  
胡勵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朕昨夕夜幾三鼓夢  
二青衣持牒稱上帝宣朕遂策小將軍駟馬也烏腰弓  
矢隨彼而前既行之次但如踏空轉時到一門青衣指  
之曰天門朕隨入焉行里餘至帝宮極甚嚴麗朕欲縱



三朝北畧 卷二百四十三  
馬而入前有二金甲謂之曰非人間下馬可步趨及殿  
垂簾如有所待一朱衣出曰下拜而就跪朕皆隨之但  
聞殿上語如嬰兒令青衣持宣璽接朕曰天策上將令征  
某國朕謝而去復上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  
際發一矢射之兵衆以大喏而應之朕以喏之故驚愕  
而覺然而大喏之聲猶在於耳朕立遣人於馬廐視所  
策小將軍但身汗如水收箭袋而數之亦失其一朕大  
異之豈非天假手於我令取江南也然而君臣父子之  
語毋泄於外衆皆稱賀戊寅夏五月亮御薰風殿宣吏  
部尚書李通翰林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  
學士韓汝嘉四子及庭首問吏部尚書李通朕欲遷都

汴京將宮室重脩加兵江左使海內一統卿意如何通  
以阿諛面從惟佞是務對以正合天時人事不可失也  
亮深悅之徐問翰林承旨翟永固永固對以燕都始成  
未及數載帑藏之匱乏未補百姓之瘡痍未痊豈可再  
營汴都而重勞民力哉江南乃繼好之邦歲以厚幣禮  
陛下豈可無名出師而重勞征伐哉臣謂二事俱不可  
亮曰非老奴婢所知復問宣徽使嗣暉對以臣與李通  
所奏同問翰林直學士韓汝嘉汝嘉對以臣與翟永固  
所奏同亮怒永固汝嘉之拂意遂而退及門復宣殿側  
聽旨二子以為重則刀鋸輕則鞭笞必不能免繼宣翰  
林待制綦戩講漢史亮怒稍霽赦而釋之明日拜李通



為右丞嗣暉為參知政事永固知亮之罪已懼而乞解  
官已卯春三月遣左相張浩右參政嗣暉起天下軍民  
夫匠民而役三工匠限三而役兩統計二百萬運天下  
林木花石營都於汴將舊之宮室臺榭雖尺柱之不存  
片瓦之不留更而新之至於丹楹刻桷雕墻峻宇壁泥  
以金柱石以玉華麗之極不可勝紀是年冬遣翰林侍  
講學士施宜生入覲本朝隱畫工於中節間寫臨安之  
城邑市井及吳山西湖之秀麗具圖以進亮亮立遣人  
改坐間軟屏而圖寫之城邑間如火而殘毀於吳山絕  
頂寫已策馬而立焉徐立翰林修撰蔡珪作語書其上  
曰萬里車書一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

側立馬湖山第一峯亮詭曰御製亮每與左補闕馬韓  
哥面坐圖窮實跡指畫其處所別白其勝際亮乃奮髯  
箕踞不勝其銳明年庚辰春正月再役天下軍民匠不  
限丁而盡起之委右丞李通提控造軍器於燕山之西  
北隅遣工部尚書蘓保衡侍郎韓錫郎中張參愈造戰  
船於通州潞河是月二十三日翰林醫藥使祁宣奉封  
事諫亮其略曰臣惟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今則北有造  
軍器之煩勞南有修火內之重役百姓以久苦轉輸不  
勝疲弊臣願陛下權罷其一歲一成而再計之兼來歲  
害氣在進不利行師伏望陛下以天下為念社稷為心  
曲隨臣請亮怒令擒而殺之祁使神色自如而再請曰



臣年七十死固足矣惟恐陛下將來不及臣更欲語已  
為左右刀刺其頰以杖穿之執縛而出初使以朝章變  
又辭色終不改及行之次烈風大作沙石鼓舞人面不  
可觀者迨三日而止是年秋八月委戶部尚書梁球先  
計女真契丹奚家三色之軍不限丁而盡役之脩長者  
為正軍矮弱者為阿里喜共得二十四萬以一阿里喜  
副一正軍兩為一數類為一十二萬餘計中原漢家渤  
海之地一十七路於內除燕山中都路造軍器南京開  
封路脩大內俱免差馬餘十五路每路簽漢軍一萬人  
遂委吏部侍郎高懷正兵部侍郎蕭彥良戶部主事王  
脩翰林脩撰鄭子聃登聞檢院使王淑右司郎中王全

東平轉運副使梁肅翰林脩撰楊伯仁翰林待制劉仲  
淵修起居注劉元真都吏徐之萬太府少監李天吉翰  
林應奉李希顏殿中侍御史高公挺戶部員外郎曹節  
等分路帶銀牌而出烏目曰宣差簽軍使至冬十月簽  
差始定會女真契丹奚家三色之軍統計為二十七萬  
取有唐制分為二十七軍其所授正副萬戶各有差遂  
以五十戶為蒲里演百戶為謀克千戶為猛安萬戶為  
都統至十一月委正番猛安所簽定女真契丹奚家軍  
內擇其精銳者十取一二至都統所復三取一及燕山  
亮自試其果能射者得五千人目曰硬軍其甲各以五  
色絨繩穿之亮每日自負曰所簽者數十萬但可張其



勢取江南者此五千人足矣辛巳年二月亮率文武百官駕幸洛汝百姓以父行而子留泣號盈城三日不絕夏四月駐驛北印自改曰太平五月復臨於汝以取牛馬水草之便至秋七月始臨汴百官具法駕陳九節儀迎亮於南薰門亮入門暴雨大作儀制樂音皆不能舉至內承天門雷風過作拔去一牕門未及開闕拆擊二守門吏死入門復霽秋八月皇太后力諫亮不可親征亮怒令護御將軍赤彥忠殺母於太后宮越數日亮后徒單氏及太子光瑛再諫亮怒亦欲誅后與子懼隱於宮中三日亮赦而出自母諫而死百官銜口結舌無更言者秋九月亮御正隆殿宣諸大臣問曰衆多宰職

不能為朕為一路統軍右丞劉諤率爾而對曰臣願請之亮喜即拜為果勝軍萬戶都統越數日拜特進張彥忠為步軍都統以孟州防禦使王彥璋副之將兵十道出陝右擊劔外拜工部尚書蘇保衡為水軍都統昭武大將軍元顏鄭家副之將兵七萬輜重隨焉自海州飛棹而下擬錢塘江而出期以三旬迎亮于大江之南是月起天下簽軍分路請甲而從征焉西則江中京兆南則大名相州東則濟南東平三軍請甲之次同日反回者一十二萬步軍都統張忠彥止將兵三萬出海道右丞劉諤止將兵萬人出漢上餘則並會于黃河之南亮領馬冬十月王友直起於大名耿京起于濟南陳俊起



三章北盟錄 卷之二十四  
於太行乘時而嘯聚者處處有之亮首知大名之亂拊  
髀而嘆曰朕兵未行輒挽其後雖匹夫匹婦不可留即  
遣都監斜也將兵萬人於大名無少長盡洗之大名之  
衆聞風而自潰為斜也殺居民三十萬口滅族者一千  
七百餘家是月上旬拜右丞李通為大都督兵部尚書  
郭安國為先鋒將兵十餘萬親征淮上是日亮衣橘紅  
袍馬以金甲從新宋門而出亮后徒單氏及太子光瑛  
拜送亮為之掩泣者久徐有語曰天使之不自由矣中  
旬渡淮過項羽廟下馬入唱呵責久之末旬兵臨于江  
上是日因遼陽府簽軍萬人叛歸策葛王襄於東京改  
元大定是時中原之民知襄雖立尚在沙漠度亮之雖

存駐軍淮上中原無主皇皇如也其間豪傑輩不待本  
朝之命誅殺守令立本朝守令改虜正朔為本朝正朔  
至亮死于淮甸襄徙于燕山方撫定焉是月虜相張浩  
知襄撫定黃河已北之地使人筆錄襄赦具以報虜亮  
得之於路以鞭擊而嘆曰是子福過我矣朕平昔有意  
竦江南平定之後取武城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朕欲改  
之此子為我先矣徐令人取一冊亮果預書久之勅南  
京樞密院遣先鋒郭安國男瑞孫將兵數千自黃河北  
州縣無少長而盡洗之比相州聞亮死方止至十一月  
亮以內亂所擾知軍意之二三戰船之不至大江之不  
可悔有鷄肋之意然未形于牙齒間又恐貽萬世笑遂



築渡江臺于江之北岸欲渡萬人于大江之南然後作  
還軍計是日宣威勝軍萬戶耶律勸農語曰爾所將兵  
跋來日朕欲自較其部族苟失其數當從軍法耶律自  
度所統軍已不及半懼亮之必誅與子寢殿宿直將軍  
母里哥謀子母里哥說以弑亮上下皆從之明日乘亮  
未起軍突于帳前集箭射之亮疑本朝掩襲令取箭視  
之亮愕然曰軍變矣披衣而前已為謀克當鶻殺射亮  
仆死衆執而縊之都督李通亦為亂軍所殺三軍遂四  
散而歸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三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三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盡其日

煬王江上錄曰岐王亮弑主自立改元天德都會寧府  
內侍梁漢臣本宋內侍陷虜每思報讐乃進曰燕京自  
古霸國虎視中原為萬世之基陛下可修燕京大內侍  
復巡幸使中原之民望帝都近矣遂納其言差梁漢臣  
充修燕京大內正使孔彥舟為副使自天德四年起至  
正元三年畢工改燕京為中都擇日遷都燕山府以護  
駕軍三十萬鐵浮圖一十萬紫茸細軍一萬為先鋒木  
突總管留守會寧府正元四年八月十八日至燕京蕭



三卓五回金 卷二四四三  
王奏曰陛下移都燕山去白溝百里之餘皆南宋故土  
孔彥舟鬪瓊斬賽王喜徐文孟贊之徒項背宋臣皆握  
大軍盡屯中原萬一有變非國之福曰卿無憂也梁漢  
臣奏曰臣向聞南宋講武教兵有吞中原之志願陛下  
無坐樂於內可令山東兩路河北三路通水去處積草  
聚糧仍於諸路州軍置造軍器兼修大梁大內虎勢江  
淮及造戰艦以備海道征伐並依亮一日入皇后閣見  
卓子上膽瓶內有木犀花數朵問此花出於甚地后曰  
汴京孔彥舟進來乃索筆硯為詩曰綠葉枝頭金縷裝  
秋深別有一般香一朝揚汝名天下也學君王着柘黃  
一日宣梁漢臣曰朕欲修汴京大內時復巡幸卿為朕

此行無得有辭漢臣曰被奉聖訓豈敢辭免願陛下頒  
詔諸路發人夫工匠以俟使喚以梁漢臣充修汴京大  
內正使孔彥舟為副使謂漢臣曰賜金字牌子與卿去  
處如朕親行賜金銀錢絹各一百仍差都統阿史多木  
律寧統騎軍二十萬駐劄於汴京城外防逃走工匠人  
夫工匠日支米二升半錢五十省人夫亦如之正元三  
年梁漢臣至汴京正隆元年春起夫正隆四年畢工梁  
漢臣孔彥舟奏京城大內修造了畢又令人催造通州  
戰船遂起人夫擡捍木植打造戰船三等數十隻委兵  
部尚書蘇保衡徐文統押仍於諸路刷鐵匠五千人打  
造人馬衣甲軍器有鄆州相州青州進到銅鈹刀五千



口改造敲刀又令東平府北京閔州大安軍集八百萬  
簽女真渤海契丹漢兒五十萬山東兩路河北三路并  
簽大漢軍一十萬諸路番漢軍七十萬諸路捕魚梢工  
水手一十七萬番漢等軍共二百九十七萬令分八路  
入南界元顏仲統兵取長安鳳翔至西蜀元顏明統軍  
自西京至均房汴京南穎昌府方城領縣鄧州李童統  
軍自南穎州蔡州陵汝阿魯木律統軍自亳州父城順  
昌府光州乞伏赤朱自壽州合肥和州界耶律木自青  
齊至淮楚界兵部尚書蘇保衡保御駕親征監修戰船  
蘇保衡奏臣被奉聖旨打造戰船完備通州至定林口  
二百八十里陸地不通河溝無水通舟入海伏望特降

睿旨行下措置帝宣梁漢臣謂曰蘇保衡奏來稱通州  
不通水海口陸地二百八十里柰何梁漢曰起三路人  
夫開渠擔水作成游泥用夫拖船入海行下蘇保衡施  
行梁漢臣私曰賊君無道但得一路人夫叛我宋中興  
有日柰何自修燕京及大梁簽刷人夫工匠三百餘萬  
無一人丈夫者豈非天也蘇保衡起山東民開河擔水  
挽舟自通州入定林口二百八十里人人稱冤道路嗟  
嘆而無一人敢叛者漢臣又奏西京洛陽好花宜巡幸  
看花正隆二年二月幸洛陽一夜天降大霜群花盡死  
不悅梁漢臣曰陛下降詔催促諸路大軍南取江淮無  
失其時天與弗受遂遭其咎時至弗行復受其殃願陛



下一統天下混車書於萬里於是下詔催促馬步軍起  
行往汴京宣梁漢臣孔彥舟撫問修內不易有人譖彥  
舟者遂賜酒醜之彥舟捧卮跪飲見彥舟臂上彫青問  
曰何物也彥舟曰臣小年時不成器時交人刺來曰卿  
如今成器敢做甚彥舟股慄命彥舟充西京留守起行  
至路藥發遂死二年八月在汴京值中秋設宴百官翫  
月忽黑雲罩月索筆作鵲橋僊詞曰停盃不舉停歌不  
發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便有許通天障礙  
虬髯撼斷星眸爭剎惟恨劍鋒不快一揮揮斷紫雲根  
要見姮娥體態翰林學士初校奏曰陛下棄大國宮殿  
遍幸諸州敗盟興師無故舉事勞役生靈興工動土修

建兩京之內開無用之河勞苦軍民嗟怨盈路太一出  
現陛下轉以為妖殊不憚畏臣食祿於朝焉可緘默伏  
望陛下察天地之不祥收兵罷役通和南宋復還故都  
四海九州咸稱聖德天下幸甚亮大怒曰斬之滅其族  
正隆三年二月下詔小龍虎大王兵五萬守鎮蒙右司  
虎牙位將軍陸家奴守鎮上京會寧府木律侍中兵三  
萬守燕京中都葛王兵五萬屯齊鄆兩州兼津發糧草  
皇太子奉國衛將軍戶部侍郎張昌等守汴京御營前  
軍高季禮管押御前射鵬軍一萬三千并紫園子細軍  
三千御前提舉右將軍達耳明威前左將軍赤盞明威  
御前前軍伽羅明威前後軍西道總管興國奴將軍紫



圍子細軍三千人令分五部一部六百人每隊六十人  
謀克一人隊頭一人葫蘆眠一人牌頭二人飯食五人  
隊身五十人五年秋九月起汴京勅天使催促八路軍  
馬各依地分入南界進發時童謠言正軍三疋馬蒼軍  
兩量鞋郎主向南去趙老送燈臺九月渡淮至來春屯  
駐差御前都統驃騎總管韓夷耶將射鵬軍二萬三千  
圍子細軍一萬先下兩淮韓夷耶奉勅領軍南行臨發  
賜御製喜遷鶯詞曰旌麾初舉正馬力健嘶風臨江渚  
射虎將軍落鵬都尉繡帽錦毬翹楚氣張斷髮爭奮捲  
地一聲鼙鼓笑談項指長江齊駭六師飛渡此去無自  
墮金印如斗獨在功名取斷鎖機謀垂髻方略人事本

無今古試舒卧龍韜韞果見功成朝莫況江左雲霓以  
式玄黃迎跼韓夷耶兵南進遣千戶莫利領騎五百掠  
地遇大宋姚興馬軍五千餘騎至尉子橋遊騎探得遂  
報破敵軍統制戴臯請統領姚興再率四隊四百人出  
戰姚興單騎突入賊軍出沒數遭身帶數箭撫諭戰士  
今日報答國家建節封侯在此一日無得退走姚興見  
賊添兵數萬遣騎求救於王節使救未至間自辰時至  
酉救兵不至馬乏沒死於陣亮與王權相拒歷陽王權  
領衆回走東來石江口是夜多張旗幟城中明火抽軍  
倒舡濟江賊軍知覺大戰于揚州渡統制時俊用徑弩  
數千伏跼虜騎不能前遂得渡江屯駐東來石亮駐軍



和州兩岸相對欲謀渡江是日淮東劉兩府錡擁兵淮  
楚舍人虞允文催督張振將建康龍灣采石陣船分布  
上下流張振差戴皋提舉諸處人船王宗海秋二百隻  
周榮獅子船一百隻策應采石范杵戰船五十隻在采  
石河口對母山楊林口薛家灣取卞張淵將艨艟船三  
百隻對石婆崙三山基時俊戰船五十隻於沙洲慈烏  
基馬家渡楊選戰船三十隻對曠口馬家渡張永戰船  
五十隻策應薛家灣慈烏王宗水軍金成水軍張振王  
琪虞允文催督措置防守江岍時十一月八日虜主於  
江西岍築壇遣奉國大將軍乞伏赤朱押戰船一千餘  
隻出楊林口沿江擺布虜主登壇手執小黃旗招使人

船勅下如先得岍者建康金銀給支一萬千戶登舟濟  
江虜主臺上用黃旗一刺千隻戰船擺為一字直趨東  
岍而進張振登山見賊船指東采石岍進用諸軍號帶  
旗指使諸軍戰船及艨艟闔艦海秋等船出岍兩勢包  
掩鼓聲鎮天飛箭如雨旌旗盈江喊聲如雷兩勢掩擊  
戰士奮勇爭先鏖戰艨艟戰艦江上逆水如飛虜船底  
小盡沒于江活捉番賊不知其數跳水死者千餘人虜  
船二十餘隻走西岸諸軍踏車船趕殺梁大使奏云本  
國大捷請陛下登舟早達建康虜主欲登舟赤盞明威  
將軍奏曰陛下番船低小盡被南宋壓沉大江柰何陛  
下乘舟欲渡是梁漢臣賣陛下於宋朝耳見敗舟奔岸



亮大怒謂梁漢臣曰汝本宋朝舊臣朕高官厚祿恩過朝士不知紀極而敢反朕遂命赤盞明威將軍斬梁漢臣於江岍虜主見諸軍敗績回返和州詔天使催促海道大軍蘇保衡有海船千戶韓宗愈降于李寶寶追趕火箭燒番船盡沒盡降其軍正隆五年十一月亮至揚州東門外漢王廟建御寨詣瓜洲岸望大江見本朝以戰艦水教江心旌旗麗日器甲鮮明艨艟艦海秋戈船及獅子船樓子船於大江心飛走布長陣望北岸一弩箭射不到處打柳子聲絕擺一字陣於浮玉亭上聲喏諸船復回虜衆大駭亮謂臣下曰此紙糊船何足道哉遂回揚州御寨有木突總管大懷忠總管蕭這巴等衆

議曰即主堅欲渡江適觀大宋戰艦江心如飛甲士奮勇人船精銳我等皆北人走馬射弓為上豈可乘船與江南人戰於大江多是死於江中不見鄉里大懷忠等早詣御寨奏事見樂家奴將軍云即主昨晚大醉未起大懷忠等詢樂家奴即主夜來有何聖旨樂家奴曰昨夜與妃后飲言三日渡江不得將大臣盡行處斬蕭這巴以足躡大懷忠脚云謂樂家奴曰若即主起謂大臣奏則箇於是蕭這巴大懷忠復回商議若不行弒逆我等無緣還鄉必死於此大懷忠云即主有圍子細軍萬人護御又樂家奴將軍親信柰何事有泄露死必無餘蕭這巴云晚朝奏遣圍子細軍東取海陵先請樂家奴







霞為人溫克容貌偉秀莅事精勤果斷不私衆人稱贊  
唯亮不甚和暢即位之後徙於外藩除西京留守大聞  
尹有說史人劉敏講演書籍至五代梁末帝以誅友珪  
之句亮相按厲聲曰如是乎奴婢契丹人栲栳提點上  
告變云大王欲謀反宣召至燕斬而烹之二子皆賜死  
○天德三年詔門下朕臨民而為父母必思安於兆民  
繼世而為帝王必思期於萬世是以定國家之計豈使  
止於目前承祖宗之謨不敢忘於在遠昨因撫綏南服  
分置行臺時邊防未定法令未具本非永設只是從權  
既而人拘道路之遙事慮歲時之滯凡天下固無親疎  
被此人間各無體君上之意務盡均平若能於公相之

子孫間閭之黎庶一視親之如朕之所喜無以加焉朕  
雖居人上之尊承萬方之統食不忘味寢不安席常如  
以太平為憂不敢以位為樂也自古帝王固有酗酒嗜  
音輟朝廢事窮奢極侈耽樂是從雖有忠義之士犯顏  
逆耳一諫而有斥逐再諫而加誅戮則終杜諍臣之口  
無復敢言者朕非不知亦非不能所以者重念太祖皇  
帝艱難以取天下欲救民於水火之中非欲自尊務承  
先志兢持守雖跬步不敢忘凡爾有官君子待享壽  
祿於安平之時其可不念太祖艱難創業之初今朕求  
治之意交脩不逮以熙庶績朕宣布詔令以告百官蓋  
有五刑著為常典小者加之責罰大者至於誅戮有罪



犯焉必罰無赦爾或罹於邦憲實有傷於朕心故使通  
聞庶令天下有守法奉公無姦賊之過朕所聞知必加  
進用自今後凡有罪者無或隱而相容凡觖望者必盡  
獄以取平庶共底於太寧以同享於極治咨爾有衆體  
於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息牒手詔書如右宜令尚書  
刑部關牒各行下應干合屬去處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四

矣興下帙一百四十四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盡其日

張棣金虜圖經曰一京邑金虜有國之初都上京府曰  
會寧地名金源其城邑宮室顯中原之州縣解宇制度  
極草創居民往來或車馬雜遝皆自前朝門為出入之  
路略無禁犯每春正擊土牛父老士庶無長無幼皆觀  
看於殿之側王之出朝也威儀體貌止肖乎守令民有  
訟未決者多欄駕以訴之其野如此至亶始有內庭之  
禁大率亦濶略迨亮弒亶而自立粗通經史知中國朝  
著之尊宥有遷都意繼下求言詔應公卿大夫芻蕘黎



庶皆得以利害聞時上書者多陳上京僻在一隅官艱於轉輸民艱於赴訴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中會與亮意合卒從之即日遣左相張浩右相張通古左丞蔡松年役天下軍民夫匠築宮室於燕會三年而有成正元四年亮率文武百官駕始幸焉遂以渤海遼陽府為東京山西大同府為西京中京大定府為北京東京開封府為南京燕為中都府曰大興改元以赦告天下京邑始定為都城之門十二每一面分三門一正兩偏為其正門四傍皆又設兩門正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餘悉由傍兩門為其門十二各有標名東曰宣耀曰施仁曰陽春西曰灝華曰麗澤曰新義南曰豐宜曰景風曰端禮

北曰通元曰會城曰崇智內城門四左掖右掖宣陽又在外為外門即墨書粉地內則金書朱地皆故禮部尚書王競書

一宮室亮欲都燕先遣畫工寫京師宮室制度至於濶狹脩短曲盡其數揆之左相張浩輩按圖以脩之城之四圍九里有三十步自天津橋之北曰宣陽門如京師朱雀門門分三中繪一龍兩偏繪以鳳用金渡銅釘實之中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兩偏分雙隻日開一門無貴賤皆得往焉過門有兩樓曰文曰武文之轉東曰來寧館武之轉西曰會同館二館皆為本朝人使設也正北曰千步廊東西對為廊之半各有偏門向東曰太廟向西曰



尚書省通天門今改為應天樓觀高八丈朱門五飾之  
金釘東西相去里餘又為設一門左曰左掖右曰右掖  
內城之正東曰宣華正西曰玉華北曰拱辰門乃殿九  
九重殿三十有六樓閣倍之正中位曰皇帝正位及曰  
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位乃妃嬪所居之  
地也西出玉華門同樂國瑤地蓬瀛在杏村盡在於是  
○一宗廟金虜本無宗廟祭祀亦不脩自平遼之後所  
用執政大臣多漢人往之說以天子之孝在乎尊祖尊  
祖之事在乎建宗廟若七世之廟未脩四時之祭未舉  
有天下者可不念虜方開悟遂築室於內之東南隅廟  
貌祀事雖具制度極簡略迨亮徙燕遂建巨闕於內城

之南千步廊之東曰太廟標名曰衍慶之宮以奉安太  
祖旻太宗晟德宗幹亮又其東曰元廟以奉安元祖克  
者仁祖大聖皇帝楊割至讓立遷亮父德宗於外室復  
奉安父懿宗宗堯於太廟其昭穆各有序

一禘禘虜人本無禘禘之禮至亮徙燕築陵於城之西  
南九十餘里大洪山又太廟元廟告成始有尊祖之意  
時奏議者多陳郊祀配天之事亮恥効中國舊制令別  
討論之禮官再進以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乃上古之制  
也禘當取夏四月禘取冬十月亮從之詔告天下遂令  
太常寺備大樂具九節儀從待期往焉至是月吉日先  
一夕宿於正殿次日凌晨令導從人各服五色畫衣執



旌幢斧鉞幡蓋羽扇自內城至廟夾道駢肩而立徐布  
九節儀從奏樂及歌者皆乘馬迨御坐衣元纁服袞冕  
執圭乘玉輅九龍御坐至廟禮畢易之金輅服遠遊冠  
絳紗袍奏樂而回

一山陵虜人都上京本無山陵祖宗以來止卜葬於護  
國林之東儀制極草創迨亮從燕始有置陵寢意遂令  
司天臺卜地於燕山之四圍年餘方得良鄉縣西五十  
餘里大洪山曰大洪谷曰龍喊峰巒秀技林木森密  
築陵之處亮尋毀其寺遂遷祖宗父叔改葬於寺基之  
上又將正殿元位佛像處鑿穴以奉安太祖旻太宗晟  
父德宗幹其餘各隨昭穆序焉惟亶被殺葬於山之陰

謂其刑餘之人不入

一儀衛金虜建國之初其儀制從物止顯中州之守令  
在內庭間或遇雷雨雖后妃亦去鞵履赤足踐之其薄  
如此亶立始設護衛將軍寢殿小底拏手傘子迨赴燕  
始乘車輅袞冕儀從頗整肅時令翰林待制邢具瞻作  
引導詞曰五年一狩仙伏到人間問稼穡艱難蒼生洗  
眼秋光裏今日見天顏金瓜玉斧沉煙和舞蹈六龍閑  
歌謠道詠皆相似天子壽南山至亮從燕知中國威儀  
之尊護從悉具名尋常行獵觀田多無定制或以數百  
騎或以數千騎前後皆執旗旗上繪以日至一大綉日  
旗曰御坐烏傘或黃或紅如或緋駕而出大率制度與



中國等導前者皆挈手傘子其人各長六尺八寸以其  
錦團花袍金度銀帶簇金蛾拳脚幘頭雙引而前皆散  
手及半方有執旗者約千餘隊旗之後曰駕頭駕頭後  
曰護衛將軍皆衣紫窄袖衫金帶幘頭腰刀弓矢並馬  
而行弓矢繡袋覆之得數百至曲蓋其形六角紅曲柄  
飾以文彩以護軍執之以為儀式曲蓋後曰衛坐馬左  
右二副點檢領之衛坐馬馬後曰寢殿小底衣帶乘騎  
與護衛將軍一等止無弓矢而腰以紅包袱又得數百  
及駕或乘逍遙或乘步輦或乘馬臨時取旨焉其上張  
蓋表裏皆黃羅柄微曲駕之後護衛小底不計其數又  
其後曰馬軍拷棹隨焉

一旗幟虜人以水德凡用師行征伐旗幟尚黑雖五方  
皆具必以黑為主尋常車駕出入上用一色日旗與后  
同乘加月為三旗相間而陳或數百隊或千餘隊日旗  
即以紅帛為日刺於黃旗之上月旗即以素帛為月刺  
於紅旗之上又有大繡日月旗二如禘享大禮冊封一  
一循古制旗無大小皆備焉然五方五星五岳青龍白  
虎朱雀玄武神鳳外又有五星連珠一日月合璧一象  
二天王二海馬二鷹隼二太白二近御又張一大旗其  
制極廣緝繪神物以猛士執之又有數十人護之各施  
大繩以備風勢名曰蓋天

一冠服金虜君臣之服大率與中國相似止左衽異焉



雖虜主服亦左其臣下之服不從乎職而從於官如  
五品官便可衣五品服雖職上下並不改易至於服緋  
紫亦無歲月可限但官與服色等則服焉如武文臣至  
四品皆橫金文臣則加魚不待錫賜而自許服焉  
一官品虜之官品本遵唐制又以本朝之法并遼法參  
而用之文則郎與大夫武則校尉與將軍其勳爵食邑  
皆同焉至二品文武混而為一亮立漸加損益如中亮  
改中憲奉德改朝列又增崇進榮祿二官至廢再以中  
大夫行大定官制焉

一取士金虜雖夷狄中至賤者初無文物自侵遼之疆  
所在處以科舉取士遂有潘州榜平州榜真定榜者是  
也至天會十年海內小安下詔如契丹開闢制限以三  
歲有鄉府省三試鄉中曰鄉薦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  
第時有秀士有未願起者州縣必根刷遣之程文分兩  
科曰詩賦曰經義上一場殿試則詩賦加論經義上試  
策榜與魁各分焉是年趙洞為詞賦第一人孫九鼎為  
經義第一人並補承議郎第三人承奉德郎餘不限甲  
次盡補承事郎科舉由是而定置立又增專經神童法  
律三科為雜科亦設鄉府省三試中選之並補將仕郎  
迨亮殺置自立甚有尊經術崇儒雅之意始設殿試又  
以鄉試聚於州限三人取一府試分立處河北東西兩  
路中都於大興府臨潢會寧東京等路於大定府西京



三章三曰  
六  
路河南北路於大同府大名路山東東西兩路於東平  
府南京於開封府京北鄜延慶原熙秦等路河中府並  
限四人取一省試以五百人為定格殿試亦出落中第  
之人多寡不等臨期取旨又將第一人特增一官接正  
仕郎餘並接從仕郎次舉又罷經義專經神童止以詞  
賦法律取士詞賦為正科法律為雜科褒立於府省試  
各添策論一場將殿試第一人依舊承議郎第二第三  
人儒林郎並賜緋餘皆從仕郎至今不易  
一屯田屯田之制本出上古虜人非能遵而行之偶爾  
符合比上古之制猶簡廢偽齊豫後中州懷二三之意  
始置田軍屯田軍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

族徙居中土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給賜官田使自播  
種以充口食春秋量給衣烏殊不多餘並無支給若遇  
出軍之際始月給錢米不過數千老幼在家依舊耕耨  
亦無不足之嘆今日屯田之處大名府路山東東西路  
河北東西路南京路河南路關西路四路皆有之約一  
百三十餘千戶每千戶止三四百人多不過五百所居  
止處皆不在州縣築寨處村路間千戶百戶雖設官府  
亦在其內

一用師虜人用兵專尚騎間有步者乃簽差漢兒悉非  
正虜人取勝全不責於步惟運薪水掘壕塹張虛勢般  
糧草而已騎不以多寡約五十騎為一隊相去百步而



行居常以兩騎自隨戰騎則閑捧之待敵而後用又有  
一貼軍曰阿里喜如遇正軍病即以貼軍代行都主兵  
官曰天下兵馬大元帥次曰左副元帥右副元帥左翊  
都統右翊都統又其次曰逐軍萬戶每一萬戶所轄十  
千戶一千戶轄十謀克謀克謂百戶也一謀克轄兩蒲輦蒲輦五十  
也自萬戶至蒲輦階級雖設尋常飲酒食略不間列與  
兄弟父子等所以上下情通無閉塞之患每有事未決  
者會而議之自下而上而各陳其策如有可採者不擇  
人而用之其臨大敵也必以步軍當先精騎兩翼之或  
進或退見可而前弓矢亦不安發虜流有言曰不能打  
一百餘箇回合何以為馬軍蓋騎先乎往來衝突而已

遇敗亦不散走則逐隊徐之而退弓力止七斗箭極長  
刀劍亦不取其決利甲止半身護膝微存馬甲亦甚輕  
○一田獵虜人無他技所喜者莫過於田獵昔都會寧  
之際四時皆獵焉至亮徙燕以都城之外皆民田三時  
無地可獵候冬月則出一出必踰月后妃親王近臣皆  
隨焉每畧則以隨駕之軍密布四圍名曰圍場待狐兔  
猪鹿散走於圍中虜主必射之或以鷗隼擊之次及親  
王近臣出圍者許人捕之飲食隨處而進或與親王近  
臣共食遇夜則或宿於州縣或宿於郊野無定亮以子  
光瑛年十二獲獐取而告太廟褒立尤甚有三事令臣  
下諫曰飯僧曰作樂曰圍場其重田獵也如此



一刑法金虜有國之初立法設刑悉遵遼制常刑之外  
又有一物曰沙袋以革為囊實之沙石繫於杖頭有罪  
者持而決其背大率以脊杖之屬惟數多焉曹立執政  
大臣多中州漢兒人始加損益首除此沙袋之制至皇  
統間天下學士院令討論條例頒行天下目之曰皇統  
新制近年餘條亮弒曹自立又去脊杖以其近人心故  
也斬刑者與上古之制一也處死者免決重杖止令絞  
也流者所犯之人無流罪止流犯人之家屬也徒者非  
謂脊杖代徒實拘役也徒止五年以上死罪也徒五年  
則決杖二百四年則決杖一百八十三年一百六十二  
年則一百四十一年則一百二十杖無杖杖止以荆杖

決臀實數也拘之役之處逐州有之曰都作院所徒之  
人或使之磨甲或使土工或使之雜作無用不可脚腕  
以鐵為料鑱鑱之罪輕者用一罪重者用二之朝縱暮  
收年限滿則逐便不妨依舊為百姓刑法大率與舊制  
不相遠惟僧尼犯姦者死強盜不論得財不得並處死  
強姦者死則與古法異矣

一京府節鎮防禦州軍京都五處上中都府大興南京封開

府中北京府大定東京府遼陽西京府大同總管府十五處平

陽府建雄真定府成德益都府鎮海東平府天平京北

府永興太原府武勇大名府天雄河間府瀛海慶陽府

軍安國臨洮府鎮洮鳳翔府鳳翔會寧府彰武咸平



府軍安東臨潢府軍宣武散府八處河中府軍護國濟南府軍德興

府軍歸德河南府軍德昌平涼府軍平涼廣寧府軍興中

府彰德府節鎮三十八處絳州軍絳陽定州軍定武邢州軍安國

軍懷州軍沁南萊州軍定海密州軍安化滄州軍橫海潞州軍昭義

汾州軍汾陽冀州軍安武代州軍震武同州軍定國雄州軍永定保

州軍順天平州軍興平兗州軍大定邠州軍靜難涇州軍彰化朔州

順義軍奉聖州軍武定衛州軍河平蔚州軍忠順義州軍崇義許州

軍武勝軍徐州軍武寧豐州軍天德雲內州軍開遠嵐州軍鎮西鄧州

軍廊州軍保大鞏州軍通遠隆州軍利涉錦州軍臨海應州軍彰國

軍潘州軍昭德宗州軍歸德懿州軍寧昌秦州軍德昌防禦二十

一處博州德州洺州棣州孟州亳州沂州清州蔡州鄭

州華州濬州宿州泗州陝州陳州隴州秦州肇州穎州

河州刺史七十四處解州景州沃州澤州石州耀州蘭

州會州環州原州汝州隰州德順州涿州薊州灤州辰

州曹州淄州登州濱州濰州嵩州單州唐州祁州遼州

沁州海州恩州濟州邳州開州乾州磁州丹州坊州寧

州易州通州順州霸州遂州利州安肅州信州韓州安

州慶州澄州復州貴德州弘州宣德州武州滑州睢州

壽州建州莫州蠡州威州獻州吉州忻州管州濮州高

州號州沘州寧遠州東勝州淨州軍十六並改作州恭

安州軍泰安滕州軍滕陽寧海州軍寧海平定州軍平定鈞州軍順

改軍莒州軍城陽岢嵐州軍岢嵐寧化州軍寧化保德州軍保德隩



州大山改綏德州

軍改

保安州

軍改

葭州

軍改

鎮戎州

戎鎮

軍積石州

軍改

來遠軍

城來遠

一地里驛程泗州至臨淮縣六十里臨淮至青陽驛八

十里青陽至虹縣八十里虹縣至靈璧縣六十里靈璧

縣至靜安鎮六十里靜安至宿州六十里宿州至蘄澤

鎮四十里蘄澤至柳子鎮五十里柳子至永城縣六十

里永城至鄆陽鎮三十七里鄆陽至會亭鎮三十七里

會亭至穀熟縣八十里穀熟至南京四十里南京至寧

陵縣七十里寧陵至拱州六十里拱州至雍丘縣七十

里雍丘至封丘縣六十里封丘至胙城縣四十里胙城

至沙店河南鋪四十五里沙石鋪至滑州四十里滑州

至濟州二十五里濟州至裴家莊至陽陰縣四十里陽

陰至相州三十里相州至豐樂鋪三十里豐樂至磁州

三十里磁州至臺城鋪三十里臺城至邯鄲縣三十五

里邯鄲至臨洛鎮四十里臨洛至沙河縣三十五里邢

州至都城店二十五里都城店至內丘縣三十里內丘

至范縣店十五里范縣店至柏鄉縣二十五里柏鄉至

江店三十里江店至趙州三十里趙州至欒城縣三十

里欒城至靈店鋪三十五里靈店至真定府二十五里

真定至古縣南鋪三十里古縣南鋪至新縣三十里新

縣至中山府四十五里中山至望都縣南七里店四十

里七里店望都縣南定至經楊店四十里經楊店至保



州三十五里為徐州改保州至梁門四十五里梁門至故

城店三十里故城店至黃村鋪三十里黃村至澤伴鋪

三十里澤伴鋪至涿州三十里涿州至劉李店三十里

劉李店至良鄉縣三十里良鄉至盧溝河鋪三十里盧

溝河鋪至燕京三十里燕京至交亭三十里交亭至涿

州三十里涿州至河縣三十里三河至下店四十里下

店至邦軍店三十五里邦軍店至薊州三十里薊州至

羅山鋪三十里羅山鋪至玉田縣四十里玉田至沙流

河四十里沙流河至永濟務四十里永濟務至榛子店

四十里榛子店至七箇嶺四十里七箇嶺至赤峯口四

十里赤峯口至平州四十里平州至雙望店四十里雙

望店至新安四十里新安至舊榆關三十里舊榆關至

潤州三十里潤州至千州四十里千州至南新寨四十

里南新寨至來州四十里來州至石家店四十里石家

店至濕州四十里濕州至揚州館五十里揚州館至姚

花島四十里姚花島至童家庄四十里童家庄至胡家

務四十里胡家務至麻吉步落四十里麻吉步落至新

城四十里新城至茂州四十里茂州至楊隱寨四十里

楊隱寨至軍官寨四十里軍官寨至顯州五十里顯州

至沙河五十里沙河至兔兒媧至梁漁務三十五里梁

漁父至大口六十里大口至廣州七十里廣州至潘州

六十里潘州至蒲河四十里蒲河至興州四十里興州



至銀州南鋪五十里銀州南鋪至銅州南鋪四十里銅州南鋪至咸州南鋪四十里咸州南鋪至宿州北鋪四十里宿州北鋪至安州南鋪四十里安州南鋪至夾道店五十里夾道店至楊栢店四十五里楊栢店至奚營西四十五里奚營西至沒瓦鋪五十里沒瓦鋪至木阿鋪五十里木阿鋪至信州北五十里信州北至威州四十里威州至小寺鋪五十里小寺鋪至勝州鋪五十里勝州鋪至濟州四十里濟州至濟州東鋪二十里濟州東鋪至濟州四十里濟州至北易州五十里北易州至賓州七十里渡混同江賓州至報打孛董鋪七十里報打孛董鋪至來流河三十里來流河至阿薩鋪四十里

阿薩鋪至會寧第二鋪三十五里會寧第二鋪至會頭鋪四十五里會頭鋪至上京三十里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自燕至東京一千三百一十里自東京至泗州一千三十四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五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五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盡其日

范成大攬轡錄曰過盧溝河三十五里至燕山城外燕  
賓館自館行柳堤緣城過新石橋中以杈子隔馳道左  
邊過橋入豐宜門即外城門也兩傍皆短墻有兩門東  
西出通大路有兵寨在墻後過玉石橋燕石色如玉橋  
上分三道皆以欄楯隔之彫刻極工中為御路亦欄以  
杈子橋四傍皆有玉石柱甚高兩傍有小亭中有碑曰  
龍津橋入宣陽門金書額兩頭有小四角亭即登門路  
也樓下分三門中門為御路常闔皆畫龍兩傍門通行



三朝正殿  
皆畫鳳入門北望其闕由西御廊首轉西至會同館出  
館復循西御廊首橫過至東御廊首轉北循廊簷行幾  
二百間廊分三節每節一門路東出第一門通街市第  
二門通毬場第三門通太廟中有樓將至宮城廊即東  
轉又百許間其西亦然亦有二門但不知所通何處望  
之皆民居東西廊之中馳道甚濶兩傍有溝溝上植柳  
兩廊屋脊皆覆以青琉璃瓦宮闕門戶即純用之葱然  
翠黛馳道之北即端門十一間曰應天之門舊嘗名通  
天下亦開五門兩挾有樓如左右昇龍之制東西兩角  
樓每樓次第攢三簷與挾樓接極工巧端門之內有左  
右翔龍門日華月華門前殿曰大安殿使人入左掖門

直北循大安殿東廊後壁行入敷德門自側門入又東  
北行直東有殿宇門曰東宮牆內亭觀甚多直北面南  
列三門中曰集英門云是故壽康殿母后所居西曰會  
通門自會通東小門北入承明門又北則昭慶門東則  
集禧門尚書省在門外又西則右嘉會門四門正相對  
入右嘉會門門有樓與左嘉會門相對即大安殿後門  
之後至幕次黑布拂廬待班有頃入宣明門即常朝後  
殿門也門內庭中列衛士二百許人貼金雙鳳幘頭團  
花紅錦衫散手立入仁政門蓋隔門也至仁政殿下大  
花壇可半庭中圍雉鳳殿兩傍各有朶殿之上兩高樓  
曰東南上閣門兩廊悉有簾幕中有甲士東西御廊循



三朝日錄 卷二百四十五  
簾各列甲士東列者紅茸甲金纏竿槍黃旗畫青龍西  
立者碧茸甲金纏竿槍白旗畫黃龍直至殿下皆然惟  
立於門下者阜袍持弓矢殿兩階雜列儀物幢節之屬  
如道士醮壇威儀之類使人由殿下東行上東階却轉  
南繇露臺北行入殿闕謂之欄子虜主幟頭紅袍玉帶  
坐七寶榻背有龍大水屏風四壁帝幕皆紅繡龍拱斗  
皆有繡衣兩楹間各有大出香金獅蠻地鋪禮佛毯可  
一殿兩傍玉帶金魚或金帶者十四五人相對列立遙  
望前後殿屋崛起處甚多制度不經工巧無遺力所謂  
窮奢極侈者煬王亮始營此都規摹多出於孔彥舟  
役民夫八十萬兵軍四十萬作治數年死者不可勝計

地皆古墳塚悉掘棄之虜既蹂躪中原國之制度強劫  
華風徃之不遺餘力而終不近似今虜主既端坐得國  
其徒益治文為以眩之始則大脩官制虜見其大定二  
年十二月詔書略曰建官咸則於三代分職仍摠於六  
卿宣化通遐服采內外卑高以序名位有倫舊或舛差  
理宜增損冗散者併其事繁劇者益其職悉命司存革  
從允當其新定官制令尚書省鏤行所謂官制者曰三  
師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曰尚書省有  
令及左右丞相又有平章政事為宰相官左右丞參知  
丞事為執政官左右司郎中員外郎為之屬曰六部有  
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曰都元帥府有都元帥左右副



元帥監軍都監曰樞密院有使副簽書曰太宗正府有判太宗正事及同判同簽又有丞及宗室將軍之屬曰勸農使司有使副曰殿前都點檢司有都點檢左右副都點檢左右衛將軍及符寶郎官直將軍宮籍監副監鷹坊及近侍器物尚厩尚輦四局皆有使副武庫武器二所令丞頓舍官諸直長皆隸焉曰宣徽院有左右使同知同簽院事判官及拱衛直客省引進司尚衣儀鸞尚食尚藥宮闈四局使副東西上閤門使副通事舍人供奉班都知判官內供奉押班御院通進太醫院教坊提點使副判官御藥院都監宮苑司尚醞典客二所令丞侍儀局使直長等皆隸焉曰御史臺有大夫中丞侍

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及登聞檢院知院同知院隸焉曰翰林學士院有學士承旨學士侍讀侍講學士直學士待制脩撰應奉文字等官承旨至直學士帶知制誥待制至應奉帶知同司天臺提點監少監判官隸焉曰國史院有修史同修史編修官曰太常寺有丞博士太祝奉禮物律郎之屬太廟郊社諸陵大樂四所令丞等隸焉曰祕書監有監少監丞郎祕書郎著作局郎佐郎及筆硯書畫二局直長隸焉曰諫院有左右諫議大夫補闕拾遺曰大理寺有卿少正承司直評事曰國子監有祭酒司業丞博士助教日記注院有修注曰太府監有監少監及丞左右藏庫使副支供所都監太倉



酒坊市買司使副鈎盾所令丞等隸焉曰少府監有監  
少監丞文思尚方圖畫裁造文繡織染甄官上林八所  
令丞諸直長等隸焉曰都水監有監少監丞及街道司  
管當司隸焉曰四方館曰內藏庫曰法物庫曰樵貨務  
皆有使副曰都城所有提舉同提舉左右廂官吏給官  
曰惠民司有令丞曰丞發司置管當同管當曰尚書省  
堂厨曰公使酒庫曰交鈔庫曰印造引鈔庫皆有使副  
曰直省局有局長副長曰管當尚書省樂工有名無名  
曰宮師府東宮官也有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  
詹事院有詹事少詹事左右衛率府率副率左右監  
門僕政副正掌寶典儀贊儀直內郎丞典食丞侍藥

奉藥掌飲令丞家令丞司經司藏司倉皆有副左右諭  
德左右贊善等皆隸焉曰親王府屬官有長史府掾文  
學又有諸京留守同知留守副留守留守判官諸京都  
轉運使及同知使副使判官招討使諸府尹諸路轉運  
使及同知副使判官諸節度使副同知使事諸府同知  
諸州刺史同知防禦同知統軍招討都監猛安謀克群  
牧防禦使諸京兵馬都副指揮使警巡使判官諸府軍  
都指揮使提舉漕運解鹽司及同提舉諸京諸路都摠  
管判官京府諸府招討節度觀察判官留守諸府推官  
節鎮錄事防禦判官都巡河京府運司節鎮諸州司獄  
知法等為在外職事官又有諸知事主事都事典事等



為吏職此其分職之序也又參以文武散官列為正從  
九品曰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崇進特進金紫光祿  
金紫榮祿光祿榮祿資德資政宣奉正奉通奉中奉正  
議通議太中中議中憲中散中靖中順朝請朝散朝奉  
朝列奉政奉議奉直等大夫承議承德承奉承直承務  
儒林文林承事證事從仕登仕將仕等郎為文散官自  
榮祿大夫以上文武通得為之龍虎金吾衛驃騎奉國  
輔國鎮國上將軍昭武昭毅安遠定遠大將軍廣威宣  
威建威振威明威信武顯武經武宣武武功武德武義  
等將軍御名信承信奉信昭信忠武忠顯忠勇修武御名  
保義進義等校尉為武散官又有正儀欽授明時頌朔

保章司元等大夫授時靈臺候儀司政平秩正叙挈壺  
司曆司辰等郎為司天官保康保寧保安保和保順保  
冲等大夫保全成安成和成全醫正醫効醫候醫痊醫  
愈等郎為太醫官中尹中侍中御中儀中閣中消等大  
夫通侍郎御侍直御直司謁司閤司供司奉司引等郎  
為內侍官以上三色官皆不過從四品亦以上柱國至  
武騎尉為勳官其封邑蔭補皆有止法王食邑止萬戶  
實封止千戶其下降殺皆准此至縣男止三百戶一品  
蔭子孫等七人二品六人其下降殺皆准此至七品止  
蔭一人又有佩服之制文臣五品以上服紫七品緋八  
品九品綠武官並服紫自太子以下有玉帶玉雙魚玉

三朝正史錄  
卷一百五十五  
二  
蘇軾詩集卷之五



魚金魚及金笏頭毬文荔枝御仙花及烏犀紅鞋等帶  
皆金魚服緋者紅帶銀魚武官自二品以上得佩魚其  
告身有翔鸞雲鶴龜蓮魚藻瑞草等錦婦人則有雲氣  
瑞蓮芙蓉雜花等錦金鸞鴻鵠等羅其封國亦有大國  
次國小國之別頭御亦有行守試之充之辨其曆曰大  
明曆一道忌日十二亦有通行小本曆頭與中國異者  
每日互注吉凶謂如庚寅歲正月二日出行乘船動土  
凶拜官吉之顛而最可笑者虜本無年號自阿姑打始  
有天輔之稱今四十八年矣小本曆通具百二十歲相  
屬某年生而四十八歲以前虜無年號乃撰造以足之  
重熙四年清寧咸雍太康大安各十年盛昌六年乾統

十年大慶四年收國二年以接于天輔又以其竊據之

地紛更離合為十四路曰中都路大興府為首

即燕通  
山府

薊易涿順灤平雄霸安保遂安肅

名二十三州摠三十九

縣屬焉曰遼陽府為首會寧咸平廣寧三府潘辰復濟

川澄貴德

名信肇韓十州摠三十七縣屬焉曰遼西京

兩路大同府為首天德一府雲內

名武豐蔚東勝

聖

名二應寧邊名洪宣化名朔十一州摠三十一縣屬焉

曰南京路開封府為首河南歸德二府潁順一軍曹睢

壽節陳鄆泗單陝唐汝亳蔡嵩潁十六州摠一百六縣

屬焉曰北京路大定府為首臨潢興中二府和議錦宗

慶懿秦建八州摠三十二縣屬焉曰河東路河間府為



首蠶莫獻冀深清滄景八州摠二十九縣屬焉曰河北  
 路真定府為首威趙虜改邢相磁定祁洛瀋衛十州摠  
 五十二縣屬焉曰山西路東平府為首大名府勝陽秦  
 安二軍濟恩徐濮開滑邳宿充博德十一州摠六十三  
 縣屬焉曰山東路益都府為首州即青濟南府城陽寧海  
 二軍濰濱沂密淄登萊七州摠五十縣屬焉曰河南路  
 平陽府為首河中一府隄耿澤路遼沁孟懷絳解十州  
 摠六十六縣屬焉曰河北路太原府為首嵐忻汾代石  
 五州晉寧火山寧化岢嵐平定五軍摠三十五縣屬焉  
 曰京北路京兆府為首鳳翔府商乾耀華號邠同七州  
 摠五十七縣屬焉曰鄜延路延安府為首坊鄜丹三州

摠一十九縣屬焉曰熙秦路臨洮府為首蘭鞏隴會  
 秦洮河七州積石鎮戎德順三軍摠十六縣屬焉曰慶  
 原路慶陽府為首平涼府環慶涇原四州摠十九縣屬  
 焉曰凡府三十四節鎮三十七防禦二十三刺史七十  
 三軍十六留守四轉運十四使人見虜之日略得其廷  
 臣名氏曰領省太尉尚書令李石元妃之父也稱皇丈  
 人起復左丞相統石烈良弼右丞相統石烈志寧左右  
 平章元顏合喜元顏夕刺左右丞石琚孟浩皆兼太子  
 師傅參政魏子平元顏德壽左右宣徽使敬嗣暉耶律  
 厚同知宣徽院韓鋼殿前都點檢元顏習烈左右副點  
 檢烏古論忠弼烏古論元忠判宗壽王不知其名吏部



尚書王宇戶部郎律道禮部楊伯雄兵部高壽星刑部  
高德基工部張恭愈御史中丞李天瑀工部侍郎張汝  
霖侍御史元顏德溫梁肅翰林待制鄭子珙祕書監楊  
邦基太府監兼客省使梁彬都水監郎律寶大理卿李  
昌國閤門使盧珙內藏庫使兼國子祭酒王可道左司  
員外郎張汝弼右司張亨兵部郎中田彥皋虜主有八  
子長曰越王判大興府其母死矣次為太子母方寵次  
隋王次潘王次瀛國公餘未詳虜宮多內寵其最貴者  
有元德淑麗溫恭慧明等十妃臣下亦娶數妻多少視  
官品以先後聘為序民惟得一妻  
族帳部曲錄

主兵官紇石烈志寧字從道以護衛將軍出身授保州  
同知因契丹高幹逼燕山召為右翼統軍既滅高幹拜  
尚書右丞相天下兵馬副元帥為人有兀木風勢

夾谷愿字仲恭其父先曾作西南路招討使死襲封千  
戶繼為右副點檢後除西北路招討統軍

夾谷忠愿之弟甚知兵常為右副點檢後除右翼都統  
○烏古論執中正女真人頗知書見作吾昆神魯部族  
節度使

石御名忠女真人任益都尹兼右翼將軍

給合士舉女真人文舉之兄也頗能詩任冀州節度使  
兼彈壓一踏盜賊



唐骨安禮字仲和亮之妹婿也自陝西總管入拜參知政事極能文知兵

赤盞順忠女真人為開州世襲千戶兼管屯田軍溫迪罕察刺刺音辣女真人任東平府世襲千戶兼管屯田軍  
○元顏狗糞元幼年世襲止以小名搜官因而名焉見任大名府世襲千戶兼管屯田軍

蒲察三門小名三門自幼襲封因而名焉明威將軍見任益都府千戶兼管屯田軍

元顏塔壠銀珠大王之孫任西北路招討知大興府亮死為河南兵馬副元帥

耶律執中契丹人曾作右副點檢兼管漢衛軍

耶律勸農使人往之不知其名止以勸農呼之亮寇淮甸除威勝統軍弒亮者此人首為謀也葛王立除平章政事

蕭毋里哥契丹人住河間府總管尋除東上閤門使右副點檢

耶律毋里哥勸農之子自宿直將軍弒亮後除蠶州刺史又除右翼都監

蕭五斤契丹人曾知順昌府葛王立除河中府統軍

元顏阿喜婁宿之孫自幼主兵今為陝西副元帥

蕭德器契丹人德溫之弟曾為右監軍

蕭熙契丹人右丞願之弟常為京兆尹兼右翼都監徐



文本朝舊人徐大刀是也常知萊州以控海道張忠彥  
本朝發還人亮冠淮甸除步軍都統軍後除真定總管  
○郭安國燕人藥師之子亮冠淮日為先鋒  
郭瑞孫安國之子亮時為右護軍

宰執翟永固燕山良鄉人亮與葛王兩作相

蘇保衡雲中府人亮冠淮為水軍都統葛王除右丞跛  
一足

石琚字子美中山府人亶朝狀元及第是年出君子能  
盡人之情賦葛王立除參知政事

魏履元奉聖州人狀元石琚榜葛王立除參知政事

敬嗣暉易州人石琚榜下及第亮時為宣徽使尋除參知

政事亮死貶為庶人次年復官召為宣徽使趙永錫燕  
人葛王立除司空謂之槐林趙開者是也

任熊祥燕人遼時及第葛王立除少師

李壽渤海人葛王立母舅常為參知政事

侍從梁球廣寧府人石琚下及第亮時為戶部尚書葛

王立復為戶部尚書極有才

王競字無競相州人乃本朝王炎之親兄常為禮部尚  
書

胡勵字元化山東密州人少被虜韓昉放從良狀元及  
第是年出好生德洽民不犯上賦亮時為刑部尚書葛  
王立改翰林承旨



馬俸燕人石琚榜及第亮時為御史中丞葛王立除御  
史大夫

張恭愈字師韓廣寧府人狀元孫用康榜第二人及第  
亮寇淮甸時為謀主修船造軍器皆本人主之除戶部  
郎

蔡珪字正父除杭人蔡靖述古之孫松子之子狀元楊  
建中榜及第葛王立除刑部侍郎

張汝霖字仲潭遼陽人太師浩之子亮時特賜及第尋  
復正奏名及第亮時在翰林苑葛王立遷吏部侍郎  
張汝為字仲宣汝霖之兄浩之長子石琚榜及第葛王  
立貶為庶人次年復官除戶侍郎

劉仲山字山甫中京人亮特賜及第嘗為禮部侍郎李  
天吉燕人其美豐姿長髯狀元胡勵榜及第亮時至瀛  
州復為大興尹葛王立除刑部侍郎高懷忠大定人亮  
特賜及第葛王立除國子祭酒

高懷正懷忠之弟亮特賜及第為吏部侍郎葛王立因  
而任之

蕭廉字和升契丹人右丞慶之弟曾特賜及第亮時為  
翰林直學士葛王立除刑部侍郎

館閣臺諫鄭子暉字景純大定人先於亮初僭時狀元  
楊建中榜第三人及第出天錫勇智正萬邦賦授翼城  
縣丞被召除書畫直長至正元四年亮令再試復狀元



及第是年出不貴異物民乃足賦亮時為翰林脩撰尋  
遷修起居注葛王除為殿中侍御史兼侍講學士

劉仲淵字介石燕山人亶朝狀元及第是年出日月得  
天能久照賦亮時為翰林待制葛王立遷直學士

張景仁字壽甫廣寧人劉仲淵榜別試及第久在翰苑  
葛王立除翰林侍讀學士

楊伯雄咸平府人狀元劉仲淵榜及第葛王立除翰林  
直學士

楊伯仁伯雄之弟狀元王彥潛榜別試及第葛王立除  
翰林待制

王彥潛河間人亶時狀元及第是年出文以足言行而

遠賦葛王立除翰林待制

綦戩字天錫山東膠東人少被虜亮特賜及第授翰林  
應奉文字葛王立遷待制

劉機字仲章益都府臨朐縣人幼年被虜在葛王家葛  
王父潞王放從良應舉狀元楊建中榜上甲及第葛王  
立授左拾遺凡事多取謀於彼其人足智略又溫粹士  
多歸之

孫用康字游古燕人亶時狀元及第是年出仁為道遠  
行莫能致賦葛王立除翰林修撰

呂宗翰字周卿燕人亮時狀元及第是年出王業艱難  
賦葛王立除翰林修撰



孟宗獻字友之開封人葛王初立時四元及第解試建  
官惟賢天下治賦府試立政惟人不推官賦省試夙夜  
求賢務在安民賦殿知所以臨制則臣民畏服賦授翰  
林應奉文字同知制誥尋除左贊善大夫

任忠傑山西天戎縣人亮時狀元及第是年出賞罰之  
令信如四時授翰林應奉文字同知制誥

李晞顏獻州人又云中山府人亶時因作首元下第特  
賜及第授翰林應奉文字同知制誥

王堪棣州人亶朝經義及第葛王立為翰林修撰卿監  
畢逢吉潘州人狀元石琚榜及第葛王立除太府少卿  
徐之方狀元劉仲淵榜及第葛王立除少府太監燕山

玉田人

任侗燕人狀元石琚榜及第葛王立除都水使者任侗  
字子美侗之弟狀元楊建中榜及第葛王立除秘書少  
監

田穀廣寧府人狀元石琚榜及第亶時坐欺罔黨錮貶  
為庶人葛王立復官除工部員外郎

馬柔德字周卿廣寧府人狀元劉仲淵榜及第亶時與  
田穀等坐欺罔黨錮貶為庶人葛王立復官授刑部員  
外郎

王仲通字達夫閭陽人又云中京人狀元石琚榜及第  
亶時坐欺罔與田穀等為黨錮貶為庶人葛王立復官



除禮部郎中

黃從龍字雲卿山東密州人  
曾時經義狀元葛王立除  
太常少卿

孔固字德遠孔子四十七孫  
狀元王堪榜及第葛王立  
授宣徽判官

楊蟠字子飛中京人  
狀元楊建中榜及第葛王立  
授宣徽判官

張錫字永之燕山遼陰人  
又云燕山武康人  
狀元孫用康榜及第葛王立授左司員外郎

王全黃龍府人  
狀元劉仲淵榜及第亮時  
右司郎中葛王立左司郎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六

朝散大夫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六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巳亥盡五日癸卯

十二月一日巳亥朔趙撙克蔡州

趙撙屯于麻城也被命依前駐軍蔡州會鄂州都統吳拱荆南都統李道進取中原初撙離蔡州日留李詢為知州而偽刺史蕭楸德入蔡州詢遁去撙取新息縣拱與道知信息皆不通金人游騎日相望撙謂若駐軍以待二都統甚善然曠日持久非兵家必勝之道萬一虜人增兵雖欲復取蔡州必難不如長驅而入之率兵疾



三事... 卷...  
趨迫城下榭德聞搏至披城為寨相拒兩日不出戰已  
亥夜漏未盡搏命將士潛師入城榭德遂遁搏既再得  
城與諸將議曰蔡州形勢之地虜所必爭且陷偽久無  
樓櫓雉堞荒榛如堤岸蕭榭德棄之去者知其不可守  
也今吾衆不過四千朝廷有命使守之虜人必再謀攻  
我在我者宜有以待之於是稍加隋治搏遂復以李詢  
依舊為知州

知通州崔邦弼降官放罷

知通州崔邦弼聞金人陷泰州劫掠罄盡又欲棄城遁  
去恐百姓亦不從己亥夜二更後遣人於城內外縱火  
三十餘處乘誼鬧出城渡江往福山通判趙不悔已先

期而遁料角統領官盛佺所統人隨邦弼出城因而潰  
去先是提舉茶鹽司得朝旨存留海門靜海兩縣船為  
料角探望及般運錢糧而邦弼不悔占留裝載宅庫兵  
吏家屬後為提舉王珏按發邦弼不悔各降兩官放罷  
時邦弼已致仕盛佺亦降兩官

吳拱等收復鄧州

新除湖北京西北路招討使吳拱荆南駐劄御前諸軍  
都統制李道主管京西南路安撫司公事却最黃旗走  
報遣發將官劉華等十二月一日到鄧州新野鎮地名  
龍臯劫中番賊寨柵殺死番賊奔頭不斫其賊技寨退  
走入鄧州至十二月六日番賊奔城迺遁收復鄧州了



三朝北盟錄 卷一百四十六  
當革等統押軍馬會合忠義首領孫顯等粘縱追襲外  
委是勝捷

二日庚日得金國公牒報班師通好

是日金國牒云大金國都督府牒南宋鎮江府正隆無  
道獨意起兵以致廢殞別立新主正議班師依舊通好  
邊上知此報用御營宿衛使太傅和義郡王揚存中侍  
衛馬軍御前諸軍都統制成閔中書舍人督視江淮荆  
襄參議軍事虞允文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朱夏卿列奏  
以聞既而北壘亦具亮之死狀來求和

金國移牒三省樞密院

大金大都督府牒宋國三省樞密院國朝自太祖皇帝

創業開基奄有天下迄今四十餘年其間講信修睦兵  
革寢息百姓安業不意正隆失德師出無名使兩國生  
靈皆被塗炭今奉新天子明詔已從廢殞大臣將帥方  
議班師赴闕各宜戢兵以御名舊好須議移牒具如

前事須牒宋國三省樞密院照驗大定元年十一月三

十日牒銀青榮祿大夫左領軍都監開國公蒲察龍虎

衛上將軍右領軍都監徒單右領軍監軍崇進左領軍

監軍潘國公徒單儀同三司右領軍副都督函國公銀

青榮祿大夫右領軍大都督開國公太保左領軍大都

督齊國公

都督府回金國牒



三南... 卷... 三  
牒云今月一日承來牒照驗正隆廢殞事除已繳奏外  
須議移文牒請照會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侍衛  
馬步御前諸軍都統制成御營宿衛使太傅和義郡王  
揚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葉  
晁公志敗盟記曰是時行府督視江淮荆襄軍馬而云  
督視諸路者以金人稱大都督來議和故我不可示之  
以弱也  
三日辛丑督府發捷旗到行在帝曰大酋既已滅餘皆  
南北之民驅迫而來彼復何罪今即日襲逐固可使隻  
輪不返然多殺何為但檄諸將迺遷進師會合京畿收  
復故疆撫定吾民足矣

召虞允文赴行在

允文既至入見上慰勞有加允文奏曰此廟社神靈陛下  
下英斷將士用命臣何力焉上嘉賞再三有旨論功行  
賞張振時俊王琪盛辛戴臯以功烈顯著人轉三官其  
將士亦以次推恩允文奏曰昨來采石事勢危急臣於  
振等行陣間許以重賞振等効死力戰三官恐未足酬  
其勞乞回臣在身官職推賞振等上日向江上得諸校  
致力其功豈可忘尋改張振等正任承宣使虞允文繼  
論奏車駕進發而虜尚有在淮東西者今當督淮上之  
兵斷虜之歸路發鎮江建康之兵為掩襲之舉可無噍  
類上深然之命淮上措置而諸軍已先過江



御製元顏亮畫贊

金虜曰亮獨夫自大弑君殺母叛盟犯塞殘雲兩國屢  
遷必敗皇天降罰為戎狄戒

四日壬寅成閔收復揚州

禁止州郡科歛獻納之弊

臣寮上言竊以國家不得已而用兵調度既廣費固不  
貲陛下愛惜民力不忍一毫取之於民盡出內帑以佐  
國用恩至渥也昨因臣僚援卜式故事乞風州縣富民  
使得輸財以助邊因可其請而行之今州縣長吏不務  
體此乃科歛五等人戶或以物力高下或計田畝多寡  
出錢作本州獻納以為己功是豈知朝廷之意哉此風

不懲為擾未已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睿旨如諸路州軍  
欲助軍興者不得輒科於民若上戶自獻助具以名聞  
當議推賞以示旌勸使富者銳於樂輸貧者免於橫歛  
則天下幸甚從之

邊臣賀表

表曰醜虜叛盟方恣行於狂悖皇天震怒俾極就於誅  
夷宗社增休邇遐多慶賀中竊以夷狄之患古今所同唯  
其空國而來必有塗炭之敗然淝水之戰纔快斬於符  
融而澶州之師及獨殲於揔覽至戎首之遭戮實曠古  
之罕聞恭惟皇帝陛下德備聖神資全勇智大國而事  
小國本自合於兼容至仁而伐不仁果何憂於弗克豈



期妖孽敢肆憑陵悉驅番漢之民入擾江淮之地毒流  
南北憤激人神爰假手於群凶用倒戈於元惡風驅電  
掃行淨洗於胡塵地僻天開期盡還於禹跡遂使車書  
之混一訖興禮樂於昇平臣等猥守藩條豫聞邊事方  
闕兩尚在曷勝臣子之憂今王心載寧求同天下之喜  
賜新復州軍赦

尚書省牒刑部門下朕以涼薄之資履艱難之運披圖  
慨歎念未清九縣之塵仰瞻焦勞詎敢忘一食之頃然  
而誠不足以孚彊敵德不足以保遺黎致承平之故區  
寢隔絕於異域列聖之境未復兩宮之狩莫還恨抱終  
天悲纏率土痛心疾首隕涕汗顏茲逆虜之干誅幸上

天之悔禍爰整濯征之旅徃揚耆定之功群豪唱義以  
雲從列郡聞風而響應扶杖而頌德化率多羸老之餘  
簞食以迎王師復熹威儀之見遂日闢於里曾不頓於  
一兵元惡就屠餘黨悉潰賈將率之餘勇盡還祖宗之  
舊疆重念中原之民久淪左衽之俗墜衣冠於塗炭變  
禮義為腥膻頭顱莫保於淫刑閭里悉空於重斂矧因  
脅從之暴豈無誑誤之人宜推在宥之恩誕布惟新之  
令可大赦新復州軍應新復州軍並限赦書到日以前  
罪人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常赦所不  
原者咸赦除之祖宗帝后陵寢自經隔絕久失展省本  
路招討使到日同本處官吏躬親前去朝謁如法修奉



務在嚴潔以稱朕孝思追慕之意淵聖皇帝梓宮及天  
眷尚在沙漠抱恨無窮若中原與諸國人能津致扶護  
來歸者賜銀絹五萬疋兩如願補授官資人優與推恩  
勤會白溝河忻代等處一帶係本朝舊界仰諸路招討  
使統率大軍到日不得越境於戲天開地僻允臻恢復  
之期兩施雪行式慰來蘇之望尚賴邇遐之衆咸懷忠  
義之誠共集大勳永清四海

林栗上宰相劄子乞進軍恢復

劄子曰某昨日獲見虜中閔牒退而深念虜人於我有  
不戴天不反兵之讎今又渝盟稱兵蹂踐兩淮荼毒生  
靈暴骸滿野潛師海道視我為机上之肉猖狂顛蹶亘

古未聞禍極凶殫自貽屠裂揆之常理其衆若不投身  
歸命便宜奔潰逃歸今乃按兵江壩議立新主從容移  
檄令我戢兵以愚觀之其說有二一者諸將翫寇之罪  
二者同舟遇風之勢何謂諸將翫寇之罪兩軍相持唯  
伺間隙設其國中內亂千里之外勢猶可乘今相距一  
江而彼有弑逆之釁倉皇顛沛之間縱兵掩擊殄其醜  
類然後可以謝兩淮無辜之民洗國家積年之憤今淹  
留累日顧望不前使之成謀復來修好是將愚弄本朝  
猶以故吾待我邊臣見此文書又非降款為其受納已  
墮計中傳送朝廷意將何待欲辭翫寇之罪其受納已  
何謂同舟遇風之勢亮之凶雷衆怨親離欲與俱亡固



非一族然預謀弑逆不過數人覆手相殘勢當未已若  
去國未遠巢穴可歸縱加刑誅豈能禁遏今已深入吾  
地結為死讐京東河北山西陝右皆吾舊民久懷響應  
聞亮之死必已倒戈所未下者特其首長尚有女貞之  
人勢亦不能久立則亮之餘衆退無所歸雖欲求降懼  
不免死苟相推奉以冀生全共為文移緩我師旅萬一  
其計得行是一亮死一亮生也死亮凶殘衆所同弃生  
亮方急與人同苦為吾之患不又多乎此則同舟遇風  
勢當然也詳其閔牒尚有兩名不書則其中同惡亦未  
堅定經此數日或走或降變故萬端難以預度但在朝  
廷所以應之如何耳譬如觀奕遇其敗勢不能進攻兩

眼既成還須自救利害之形豈不相遠昔赤眉入長安  
所過殘賊鄧禹西討久不進師光武敕之曰司徒竟也  
亡賊禁也長安吏民惶惶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禹猶  
執前意遂致挫衄帝乃敕之曰赤眉無穀當自來東吾  
折箠答之非諸將憂也乃遣侯進屯新安耿弇屯宜陽  
敕曰賊若東走可遣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遣新  
安兵會宜陽及聞馮異滎池之捷帝乃自幸宜陽盛兵  
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乞降曰盆子將百萬  
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又降帝令縣  
厨賜食十餘萬人皆得飽飫而已豈復有他望哉愚謂  
今日待女貞計當出此宜敕諸將進軍臨之別遣重兵



分出泗亳潁壽規取汴京截其歸路勿與之戰使之前  
不敢闕退無所歸然後開以生還之路示以丹青之信  
諸軍但許受納降款若只是通好文字不得收接仍賜  
女真軍前詔曰本朝至仁兼愛南北元顏亮稱兵犯順  
自取滅亡等<sup>女</sup>久苦暴君不保朝夕出於迫急實行天誅  
今窮困無歸朕豈忍殺已敕所在軍府受汝投降詔到  
宜悉解甲放兵自詣軍門降首各給本貫公憑聽汝歸  
業若其中尚敢拒命聽相捕斬前來依格支給賞賜如  
係女真契丹渤海諸國人並令有司護送出境元有官  
資者量高下授與職任不願任者亦聽從便若更猜疑  
理無容貸諸軍尅日會合屠勦朕雖赦汝恐無及矣昔

漢光武受銅馬之降親行其營以安反側朕今自往為  
汝溷覆勿復有疑我專為仁彼專為暴孟子有言帥其  
子弟攻其父母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  
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今日之事  
又何疑焉若失此時縱其北度是祿山薨而慶緒興思  
明弒而朝義立中原塗炭不知何時而已也愚者千慮  
不勝拳、唯廟堂諸公垂聽而擇其中幸甚幸甚  
五日癸卯詔戒飭群臣

詔曰朕以逆亮渝盟侵犯王略肆頒詔旨躬往視師父  
已戒嚴屬茲進發凡遠邇股肱之郡小大文武之臣宜  
體朕心各揚爾職毋縱姦宥毋害善良無事征求無擾



三朝正史卷之四十一  
獄市內則輯寧於封部外則式遏於寇攘共濟大勳永  
底丕乂

成閔自鎮江府渡江追襲

正遺史曰先是成閔在京西承金字牌令策應達康成閔  
喜於得歸兼程疾馳士卒冒大雨糧食不時多死於道  
路湖北轉運司以舟船載錢糧馬料差漢陽軍監酒務  
楊某隨軍而軍人自張家渡江遵陸皆不及支請初  
閔自行在率軍馬戍京西湖北也沿路擣設之物不可  
勝計盡以歸已不散士卒及至鎮江也有軍中子弟號  
康保義者因酒後曾顯言於市中或告閔遣人捕康  
保義至即命斬之元顏亮之死也閔大軍猶在鎮江不

渡又七日乃渡駐于揚子橋之間樞密行府遣使臣李  
彪探伺金人回軍動靜閔令彪速回報樞密行府日成  
閔大軍在子橋相持來日當大戰矣彪不聽且曰必當  
到揚州城下探其動息方敢回閔力止之是時金人已  
取天長路歸閔之意欲作大戰虛張其功績耳路人喧  
傳金人已歸揚州空虛故閔之詐不行乃以馬軍司兵  
追襲李捧亦以神勇軍追襲然不敢與金人相近是時  
泗州已被夏俊焚燒棄城而南故金人先遣千戶至泗  
州拆民居為三浮橋頃刻而成翌日軍到皆下馬乘橋  
而過馬不卸鞍皆涉淮而渡望之如雲旣渡絕閔軍到  
盱眙排列于淮之南岸嗟之一金人笑曰傳語成太



尉有勞相送金人在泗州住七日有三百人長者一人告千戶曰三百人各有歸心不可彈壓柰向千戶曰即主雖死豈無王法千戶之弟曰兄言失矣即主且死兄何不只在揚州而須北歸却彼各有父母妻子人心難留豈可以法繩之兄以為然三百人皆上馬即時馳去由是西城之兵皆上馬爭門馳出不可遏俄而夾城人亦去成閔知金人盡去也乃列兵于淮之南岸鳴金鼓教兵示耀武而還聞之者莫不大笑是時龜山公路有金人遺棄粟米山積徃徃是京東河北科配民戶令赴浙西州軍送納者猶有布袋盛貯者各題寫起發州縣及平江府秀州諸處送納官軍糧運方不繼賴以給軍

而統制將官歸已者亦多矣成閔之衆多福建江浙人不能食粟因此日有死者不下二三百人

差隨軍轉運使

韓彥直為京東西路河北東路淮北泗宿州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副使龔濤為浙東西路通泰海州泗淮制置京東東路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副使向洵權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壽亳州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判官呂擢兼京西北路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判官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七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五日癸卯盡十六日丁巳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七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七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五日癸卯盡十六日丁巳

車駕將進發先約束巡幸經由州縣

癸卯已降詔戒飭群臣又降旨曰巡幸視師用今月十

日進發已降旨揮應經由去處排辦程頓修治道路等

事不得過有華飭非理科斂竊慮奉行不虔重勞民力

除隨行合用錢糧批支驛券外應貢獻果木飲食之類

悉宜禁止可行下逐路監司約束如敢違戾仰御史臺

彈劾重寘典憲

招撫司以賈和仲知揚州



招撫司以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賈和仲知揚州和仲  
單騎入城皆未有官吏漸次主管機宜文字向子廉及  
兵職官公吏軍民有到州者和仲揭榜使人首錢窖一  
半給賞由是告有無虛日官司發掘不暇會金字牌委  
和仲以經總錢收買金人遺棄器甲和仲揭榜收買有  
以紫茸穿者有以皮條穿者鐵葉柔軟而兼兩面皆明  
兵將見之以為朝廷器甲不如也頃之朝廷器淮東總  
領朱夏卿買器甲夏卿以書托揚州親戚通判葉模模  
者夢得之子模遂請於和仲以買器甲與夏卿和仲不  
可曰和仲承金字牌備奉聖旨買此器甲豈敢作人情  
與總領和模怨其不從譖于夏卿夏卿遂譖于葉義問

義問以和仲為不職放罷朝廷遂以向子固知揚州於  
是有修城之後破錢二十萬緡矣

七日乙巳李顯忠往和州

知建康府張燾說諭都統制李顯忠曰車駕將發巡幸  
到此金賊尚據鷄籠山得無慮乎顯忠以大軍濟江去  
和州三十里與賊相持

金人知鄧州錄事高通以鄧州來歸

初金人以劉萼為都統寇京西敗于光化軍又次湖也  
回軍至鄧州駐于城北七八里間偽鄧州節度使蕭中  
一亦挈家屬出城駐于萼軍之南一二里間偽同知節  
副亦皆以家屬去中一留州事委監倉王直是夜北門



有火即滅中一與十千戶三十謀克言曰今日之事如何鄧州屯駐之兵皆為都統劉相公帶去而城中之兵皆是土人萬一為南宋之兵內應如何衆皆知中一有順南之意謾唯唯而已坐中忽不見白千戶者中一疑其走告于萼矣乃率其奴婢將家屬奔走中夜屢遭鄉村土豪驚散中一被殺家屬幸得免翌旦金人皆北去錄事高通聞萼之兵已退乃集官吏軍兵而謀曰今蕭節使及同知節副皆已去城中生靈如何衆皆言唯錄事指揮是時禁軍已擐甲皆有作亂意通又問至于再三皆不應通曰今南兵已近若此時不決則城中之人皆不可保衆請通決之通見衆人亦有順南意乃曰今

諸軍無將欲請軍中最長者一人為將如何衆曰諾通即推舉四人皆軍中職名最高者衆皆聽命通謂軍中已有所主者又四人皆舊部曲得其心遂以中一之命令王直推管州事衆復以通推節副通始敢言曰欲與一城生靈求一生路以決今日之計如何衆曰諾於是通乃言鄧州本是大宋所有今金國已棄我官吏軍民矣欲與諸公同歸大宋如何衆皆從之議遂定命吏人作文字未畢忽報城下有十餘騎通令倒旗鎗而問之乃曰吳招討又問其主將則曰皆統領皆統領者鄧州弓手皆朝也聚衆在山中投均州武鉅為忠義人知金人已退故先到城下通令放旗榜於地面報其軍俄有



三百餘人至城下而城中軍兵復立旗鎗似欲與為相應作過者蓋已有約故也通見其勢逼即令開門以沮其計衆隨入門登城俄縱掠不傷人遣人尋中一知其已死得其家屬後歸江南朝廷命其子穎為武翼大夫鄂州總管

九日丁未武鉅收復河南府

新除果州團練使知均州兼管內安撫使節制忠義軍武鉅甲昨遣鄉兵總轄杜隱前去會合盧氏縣鄉軍收復州縣今月十四日據本官申收復了嵩州及長水永安福昌三縣撫定了當委是勝捷又報昨遣杜隱等將帶人兵及盧氏縣嵩州等處忠義人前去收復河南府

去後今據盧氏縣差人前來走報於十二月九日收復河南府了當

十日戊申車駕自臨安府進發巡幸江上  
誅倪詢應簡于江府

車駕到平江會漕洋自李寶軍中取倪詢應簡回令洋就御舟引見上慰勞良厚因曰少頃令曹洋管押罪人在行宮門外聽旨上升輦入平江府治洋以兵衛夾道防護詢應簡俟于門之下俄頃有旨倪詢應簡並凌遲處斬又有活執到女真等盡斬之倪詢平江府常熟縣人應簡通州人

十二日庚戌成閔收復盱眙軍泗州



淮東等路制置招討使成閔黃旗走鞏統率軍馬於十二月十二日收復盱眙軍了當其泗州淮河岸下擺泊舟船數千隻金賊數萬人隔河與官軍相拒閔遂將奪下金賊燒不盡橋脚小船二十餘隻併工脩整及龜山以來搶奪到賊船十餘隻并分遣統制官吳超楊欽部押人船於水路邀擊賊船又差統制官劉銳陳敏王公述張師顏於十二月十五日夜於泗州東城之東潛師渡淮有賊騎數千餘城東擺列前來與官軍相拒閔又分遣統領官左士淵張青魏全部押官兵攻奪泗州南門入城占據閔再率官軍戮力掩殺賊兵敗走收復泗州了當奪到粟米三萬餘石被虜老小數萬口放令渡

淮歸業委是獲捷

吳拱收復汝州

十五日丙辰車駕至常州無錫縣

是日邊報奏淮東虜人已遁去淮西尚餘三萬衆保和州陳康伯等依旨撰到招安旗榜非惟諸國之人雖女真一槩與補官內萬戶許以節鉞其餘視爵秩高下更起等換授白身特命官奴婢優與賞賚示之生路庶使束手來歸上曰彼雖夷狄亦人也比引見所招到金人朕亦悉與貸命送諸軍下役使蓋首惡元顏亮一人耳若槩殺之則不勝其多朕不忍為也

行宮宿衛使楊存中檄元顏亮一行將吏等書



行宮宿衛使楊存中檄書檄告元顏亮等一行官兵將吏等蓋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故為臣者當知逆順之理師直為老故用兵者宜明曲直之情以順而討逆則何功不成以直而攻曲則何敵不勝惟元顏亮殘種女真怙恃兇強肆行暴虐弑君殺母蔑亂人倫棄約背盟迷逆天道挾彼犬羊之衆蹂我淮甸之邦罪惡貫盈神人共憤當職恭承帝命肅將天誅念爾醜徒當思後悔東區巨海西扼長淮南限大江之虞北有重兵之阻雖鼎魚之暫息顧穴蟻以何逃况葛王既立於爾邦而人共已興於中國路途曼隔軍馬何歸盍執暴君往投新主保其名節一洗汚俗之羞樂以妻孥無作異鄉之鬼或不挺身而抱義亟率衆以來降庶幾全逆順曲直之宜不失享富貴安榮之利故茲檄示各宜究之

### 成閔收復陳州

成閔申十二月十五日據本司中軍統制官趙搏申先准旨揮催督節約到陳州忠義人陳亨祖乘勢收復陳州十一月十七日據陳亨祖申於十一月五日將帶忠義人兵已收復陳州了當捉到司知元顏耶魯等九人陳亨祖以陳州來歸

陳亨祖陳州大豪也聞趙搏已得蔡州即領民兵據其城縛其偽官屬送于蔡州乞歸朝廷搏具奏聞朝廷嘉其忠特授武翼郎兼閤門宣贊舍人



十六日丁巳李顯忠收復和州

行宮留守據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黃旗走報并申契勸金賊三萬戶占據和州於城外連珠劄立硬寨當職親率諸軍十二月六日自慈湖濟渡先占北岸石跋嘴依山下寨與賊對壘雖賊時遣騎兵沿江窺伺口岸肆為剽掠當職措置分遣軍馬不時晝夜邀擊殺獲甚多致賊不得休息至十六日進兵酉時直抵和州賊寨賊兵畏懼至三更金賊拔寨北遁奪到被賊虜鄉老小三千餘人即時撫恤各令逐便歸業奪到騾馬收復和州了當

賜揚泰真楚滁和濠廬光州盱眙高郵光化無為安豐信

陽軍德音

尚書省牒刑部門下朕撫運中興遭時多故崇七德而經武務先禁暴而戢兵收五利以和戎靡憚卑辭而屈已將使華夷之衆永離塗炭之哉由涼德不足以懷柔致逆虜輒逾於盟誓怙其戎馬之足驅厥犬羊之群既俶擾於中原遂虔劉於吾圉第欲兵連而禍結豈知衆叛以親離宜神聖之莫容致人心之爭奮奇兵鏖擊盡仄赤壁之舟元惡就屠迄授藁街之首餘黨奔潰四境澄清慨念疆場之民荐被兵戈之苦妻孥蕩折肝腦糜捐室廬成煨燼之餘田野喪耕犁之具禍貽爾衆罪在朕躬幸已靖於妖氛喜再成於樂土欲撫瘡痍之俗爰



三朝九鼎錄 卷之四十七  
推曠蕩之息揚泰真除和濠廬光州盱眙高郵光化無  
為安豐信陽軍管內限德音到日已前見禁罪人除犯  
劫殺故殺鬪殺並為已殺人者并十惡罪至死偽造符  
印放火官負犯入已贓將校軍人公人犯枉法監主自  
盜賊並依法內枉法自盜罪至死情理輕者奏取旨揮  
闔殺罪至死情理輕者減一等刺配面千里外州軍牢  
城斷訖錄安聞奏其餘罪無輕重並放於戲歌鴻鴈之  
詩務遺黎之安業發雷雨之解與庶彙以昭蘇尚期小  
大之臣共體隆寬之德輔成極治永息多虞  
成閔以劉繹為脩武郎閔門祇候權知泗州  
先是劉繹在淮陰也負琦劉汜在盱眙琦令琦祀義人

往臨淮縣體探是招信縣橫山劉繹與土豪張楫共有  
民兵數百人適在盱眙琦遣繹楫往繹楫至新店會  
金人亦遣二三百騎往泗州探事繹楫等退歸泗州出  
南門以見盱眙隔岸無兵馬知琦汜等皆去岸下無船  
可渡遂駐衆于樵場中俄頃金人探馬數百騎入泗州  
楫請擊之繹懼不從楫曰金人若知我衆不多守其要  
便而撓于我雖一人不可生還遂率衆入南門金人見  
南門有兵突入不知多寡即爭門出循汴河路以奔時  
霧重有微雨汴河路皆青石滑馬不能行有墜馬者  
楫急追之繹亦繼往金人往往下馬而去遂獲馬僅百  
匹而回泗州不可往漸循淮河而上見夏俊在南岸以



奪馬事告之俊喜令尋小舟濟渡馬數匹而行餘馬繹  
與楫兩分之於是各裝載家屬取天長路欲渡江楫在  
前行未到天長遇金人盡失其馬繹聞之乃還橫山至  
是成閔到盱眙繹遂獻其馬言其殺伐之功閔大喜書  
真修武郎閣門祇候告身授繹仍令推知泗州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八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八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辛酉盡二十八日己巳

二十日辛酉車駕到鎮江未入丹陽詔象騎徑往江下觀  
有戰船

二十一日壬戌入行宮駐蹕以和州鷄籠山金人未退

二十二日癸亥吳璘奏收復秦州治平寨

四川宣撫使吳璘報捷遣差左軍統制王中正權知寨  
州劉忠中軍第五將王玠等帶將軍馬攻討收復陝西  
陷浚州軍於十二月二十二日未時攻打破治平寨次  
日措置招收官民歸業及剗削城壁守禦間探報金賊



萬戶僕悉令李董帶領千戶名了不羅等甲軍三千餘人在于家堡下寨要復收治平寨中正等統率軍馬步軍於二十五日辰時自治平寨起發至午時到于家堡照城陂望見金賊在川下擺作三大陣其時步軍未到中正等帶領馬軍下川迎敵其賊一擁前來告諭官軍不顧死亡與賊血戰一十餘陣至申時金賊敗走一十餘里再添生兵擺拽陣勢與官軍迎敵中正等賈率官軍戮力苦戰至酉時其賊再行敗散並走乘勢追趕二十餘里斬到首級捉到活人各不計數目收軍回墅當川下寨統領官王中正左腮口角併三創伏乞照會二十三日甲子張振時俊正任承宣使戴臯王琪正任觀

察使盛新正任團練使

采石之功統制官各已遷轉階官及遙郡矣虞允文欲奏請與落階官並與正任乃降旨昨采石親與虜主見陣保護大江功力為重並特除正任

二十八日己巳樞密院同奉聖旨進幸建康府用正月三日如值兩別擇日

車駕在鎮江旬日擇日進發

持服秦墳秦堪奏獻金器五千兩銀七千兩米二十萬石候服闋日取旨

知安豐軍孫顯忠申任契丹等歸朝

十二月二十八日淮北壽春府有任契丹男三郎君天



平軍節度使河北路安撫制置使王任檢校少保天樞  
軍節度使河北等路安撫使王友直將帶軍馬八百餘  
人前來即時說諭朝廷恩信管待勞犒訖發前赴關  
行宮留守司榜李顯忠邵宏淵等報捷淮西諸郡並皆寧  
靜

行宮留守司據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  
池州都統邵宏淵等申今月十七日早親率軍馬乘勢  
粘蹤追襲金賊離和州三十里地名橫山澗其賊連發  
煙號勾添精銳騎兵數千騎鴈翅擺列拐子馬衝擊官  
軍當職遂分布馬步軍賈勇將士戮力分頭趕敵及戒  
諭官兵不得斫級奔馬一擁奔入賊陣自辰時與賊鏖

戰至午時殺賊敗走追殺三十餘里其賊取香林湯路  
前去殺死番賊并掩擁入溝澗及活捉到千戶百人長  
并騾馬衣甲器械無數除已再遣軍追襲外委是大獲  
勝捷又報再遣統制官張榮統率全軍追襲至十九日  
未時至全椒縣界地名馬村後河楚滑溝赶上與賊聞  
敵殺死番賊并掩擁入河不知其數收到被虜鄉民老  
小數千人即時撫恤各令逐便歸業奪到騾馬軍器等  
除已粘蹤追襲外委是大獲勝捷又據建康府駐劄御  
前諸軍都統制淮南西路制置使京畿河北淮北壽亳  
州招討使李顯忠黃旗走報契丹虜酋元顏亮被弑之  
後淮東番賊遁走唯留精銳三萬戶在和州為後顯忠



近已統兵收復和州趕殺番賊於橫山澗後河兩次獲捷相繼遣發統制官耿卞孔福張榮時俊李福王浩統領官張淵王洪范卞元復朱進董超王宗高端智董安劉源闕珪軍馬并續遣發池州都統邵宏淵及顯忠親統其餘諸軍於十二月二十八日起離和州二十九日至仙宗白陵橋赶上番賊見陣追襲番賊至淮河地名塢澗番賊半渡統率諸軍掩擊賊衆溺死不知其數奪下牛畜被虜老小五千餘人已即時撫恤放令逐便歸業委是大獲勝捷兼顯忠已差人撫定廬臺等州并管屬縣鎮今來淮西諸郡委無賊馬一路肅靜商賈通行人民復業奉聖旨令出榜曉示

### 張燾卒

張燾行狀曰紹興八年會金人遣使至境求和而要我以難行之禮上亦厭兵革且悼梓宮之未還母后之在遠南北軍民久困征役姑欲屈已就和以紓目前之急乃降御劄令在廷之臣詳思所宜條奏公上疏

疏在紹興八年

時一時宰相方以和議為已功力贊屈已之說以謂茲事當由聖斷不必謀之在廷上勉從其請將有定議而外論紛然欲群起而攻之從班中有不顧節義亟欲求進者秉宰相之懼說之曰公為天下大計而羣說橫起何不擇人為臺官使盡擊去則公之事濟矣宰相然其說遂擢言者居中司又引其黨與使居橫榻除目既頒



三朝北盟錄 卷二百四十八  
指紳駭愕道路以目莫敢異辭公聞其義已定乃嘆曰  
一屈之後寧可復伸上雖不自重其如天下何較虜之  
疆非吾所敵而敢與抗者恃人心耳今主上躬屈至尊  
以臣事之則天下之人誰敢與抗將唯虜命是聽則吾  
之國不以為國矣今大臣欲邀功一時徒為身謀不復  
為國遠慮使人主倒持太阿以中國之大柄授之戎虜  
將有被髮左衽之憂又引羣小置綱憲之地意在排擊  
忠良俾天下之人鉅口結舌在廷諸公畏其兇焰莫敢  
正救曾魯仲連之不如豈不得罪於天下萬世乎吾世  
受國恩身奉法從不可自同於衆人當以死爭遂上疏  
疏在第三冊 召公入謂曰卿前所論四人者首自相矛盾

姦計敗露朕皆逐之矣微卿言幾為小人所誤遂命公  
兼史館脩擇自是屈已之謀遂寢止增歲幣虜亦不復  
以此深責於我竟歸我梓宮歸我母后歸我河南之地  
人亦高公之卓見朝廷既得河南議遣使祇謁陵寢上  
欲得慈祥豈弟望實兼隆者往展孝誠併宣惠澤顧宰  
相曰張某肯為朕行乎宰相以語公公曰上不以其不  
才使備驅策某之願也尚奚辭宰相以言入奏上喜曰  
張某可謂不辭難矣公於是即日束裝上道自陳蔡歷  
汝穎以至京洛正見父老布宣天子德意民夾道歡迎  
爭饋壺漿且言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得為宋民雖九  
死無憾鼓舞相慶以至感泣公皆慰勞而遣之迨至相



城披荆棘履秦檠隨宜葺治展敬成禮而還公所過輒  
 詢民間利病及虜情虛實頗得其詳既歸入對奏在紹興九年五月  
 時宰相方主和議惟恐少忤虜情事竟不行未幾河南  
 復陷陝右州軍亦多失守宰相始悔不從公言冬十二  
 月大金賀正旦使至命公為館伴虜使素聞公名畏慕  
 之一見顧其副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也公以語動之  
 遂得其國之情偽密奏之且言宜早為之備上深然其  
 說方且圖之會公疾作力求告老遂以資政殿學士致  
 仕明年金人果敗盟犯塞淮上紛擾上思得重臣鎮守  
 要害控扼上流落公致仕再起知建康公以時方艱棘  
 不敢固辭聞命上道時虜酋傾國以來初自合肥徑趨

歷陽人情洶洶公以十月十九日至姑熟見南岸全無  
 守備亟申朝廷乞發軍馬前來捍禦仍具沿路探報事  
 宜排日申奏二十日至建康下令區處防扼事件各有  
 條理城中初聞江上危急比屋逃竄間公之來皆相率  
 歸業二十四日王推自如州退保采石朝廷方罪其畏  
 怯用李顯忠為代旬餘猶未至人情復大恐時知樞密  
 院葉公義問被旨督師江上今大參虞公允文自西掖  
 出贊軍事十一月六日同至虞公蜀人素知公雅相敬  
 慕公亦高其氣節每與論時事必擊節珥賞由是益相  
 親次夕漏下二鼓公方就寢虞公扣門求見甚亟公披  
 衣倒屣迎之虞公曰此何等時而公欲安寢乎公曰日



來人情憂懼外間方洶洶視太守動息為去留儻不鎮之以靜必不安雖然舍人何以見教虞公曰適謀者自江北來云虜於和州作戰艦晝夜打造不計隻數期以明日渡采石約晨炊玉麟堂公何以為策公曰某被命典司留鑰但當以死守遑恤其他舍人秉義素高以名節自任今朝廷危急如此輟法從之貴本贊大幕正當出妙畫見奇功以安社稷此某平昔所期於閣下也虞公喜曰此某之素志特決公一言耳明日躍馬至江上而虜騎充斥戰艦數百艘列在北岸若欲濟者虜酋方築臺刑白馬祭天旗幟滿野金鼓之聲聞數十里喊聲動天地王權所留水軍車船咸在而諸將故等夷未有統

屬莫肯用命盡伏山崦虞公使人謂曰國家糜祿廩竭民之膏脂以養爾輩今事勢危急若此正壯士立功報國以取富貴之秋而乃甘心跽伏山崦以正須臾之命又安能必保其腰領乎孰若奮身前關萬有一勝生則取封爵死則有褒贈爾輩其熟計之將士皆歡呼曰舍人既肯向前某等當竭力以死報國家有頃賊舟齊發直來南岸虜酋親在臺上手揮紅旗催發須臾賊舟漸近我軍徐出山崦擺列江岸賊初未之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遂以箭相射我軍羣弩俱發賊出中流中箭者悉墜江中車船乘勢衝撞者應時沉沒遂不能濟次日復來方擂鼓裝船欲進見水軍戰船盡出遂不敢前我



以海鯁船二十餘隻先往北岸截斷楊林渡口用尅敵  
 弓齊射棄船上岸悉陷泥中不能動生受箭而斃虜酋  
 度勢不可進遂自取御寨舟船悉焚毀而去餘舟為我  
 師所焚皆盡人情遂安公立以其事奏聞且言采石之  
 捷雖足快一時聞虜賊自戰敗之後連日發兵東向揚  
 州臣懼其併力以攻瓜州為渡江之計其鎮江府在今  
 日委是危急欲望睿旨敕諸將同心協力極力捍禦庶  
 不墮其姦計有旨令樞密行府添差李捧邵宏淵往防  
 托仍委楊存中在彼同共措置虜酋竟不能渡俄為其  
 帳下所殺淮西平詔沿江帥守條陳目今進討恢復事  
 宜公陳十事大率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期

於必勝人皆以為至論

吳璘與金人鳳翔合喜字並書

書曰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吳璘謹致書于都統相公閣  
 下冬寒軍務良勞比者正隆被殺大定新立諒惟悼奉  
 新君悲喜交集雖然禍福有幾惟知者能知其幾不可  
 不慮也且公寔正隆信臣委任至重休戚同之大定即  
 位亦必有心腹之臣為之謀主雖以高爵厚祿安公反  
 側而君臣之間踈忌之意豈一日能忘昔東昏被殺正  
 隆篡位東昏之將相大臣能保其身全其家者幾何此  
 皆公之目見也縱使大定隱忍未發其用事之臣能相  
 容乎公提兵數萬久居于外無功則以失律為辭建功



則以強大見忌公之得罪於新主者必矣其危如此孰  
不為慮今我主上豁達大度推赤心置人腹中臣之擇  
主捨此安往公若能改圖來歸當敷奏以咸秦王世襲  
王爵元隨戎旅委付麾下富貴擁位子孫無窮身名俱  
泰如漢之金日磾不亦盛乎理之必然非為游辭以動  
公也機事之來間不容髮猶豫不決終致大禍悔何其  
及惟公熟計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九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九

起紹興三十二年正月一日  
戊辰盡二月二十八日乙丑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戊辰朔車駕駐蹕鎮江府

二日己巳劉繹正除知泗州

三日庚午車駕起發鎮江府

五日壬申車駕幸建康府

上自鎮江遵陸時天寒雪雨不止上乘馬以氈笠氈衣  
禦風雨而宰相以下多有乘轎者

六日癸酉安豐軍孫顯忠收復壽州

九日丙子江州駐劄戚方與轉運張某書



書曰方輒有少稟上冒台聽方向者結約下淮北壽春宿亳南京忠義人首領措置事宜先招到穎壽二州巡檢高顯并所部民兵一千餘人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同差去統領孫福將官王高刑進訓練官鄭建苗達等立帶軍馬同忠義首領馬立將官黃林王德等部押軍馬奪門入城與金賊血戰殺死賊兵甚多其賊敗走收復壽春府了當撫定居民除殺死外生擒到女真簽軍番馬并鐵甲三千餘副馬甲二千餘副箭十萬餘隻粟米二十萬石共用布袋盛貯燒毀浮橋三座糧船大小一千餘隻及招到番軍王九少保王三太保三郎君一行軍馬計三百一十五人馬三百五十八匹騾子一十四

頭老小三千餘口方已差統領王德迎接已到桐城縣訖兼廬州北地名瓦步見有金賊甚多於十二月二十七日賊馬六千餘騎前來壽春南岸看覷浮橋本軍捉住二人後便退至二十九日統制李貴王孝先部領軍馬護送招討歸正番官王少保一行過淮南岸倬路馬逢見金賊軍馬二百餘騎隔小河子廝射兩三時辰本軍殺退番賊前去方於正月初九日到桐城縣才候解發王少保人馬即便迤邐前進仰冀台亮

十二日已卯令李顯忠撤戍還建康

金人已退去李顯忠以建康駐劄兵猶戍于淮西淮西經蹂踐之後荒涼無廬舍且驚移之民猶未歸也天大



寒多雪士卒暴露有凍落足趾者顯忠亦扶病往廬壽  
撫循諸軍上遣中使押醫官到和州顯忠未還提點醫  
藥飯食卜端孺以為和州西去無人煙且陰雪難行請  
止中使醫官于和州報顯忠使速歸日往當塗買饌供  
中使等甚厚端孺揚言金人已出境矣軍人暴露陰雪  
盛寒不易未有休息之期中使微聞其語顯忠歸端孺  
又請北尋常倍贖中使中使喜既退建康即以所聞端  
孺之言聞奏上悟即日降旨令顯忠諸軍撤戍歸寨有  
有旨幸建康府南門以觀還軍軍中皆踴躍歡呼顯忠  
命整齷隊伍班師會大雪車駕不出召見顯忠慰勞久  
之以金餅御酒勸盤果木脯醢之屬皆渾金器就賜之

十五日壬午趙撙敗金人于蔡州金人遁走

趙撙在蔡州初金人于蔡州金人乘大雪突騎五百寇  
城下撙出騎迎擊之金人退去衆請追之撙曰懼其誘  
我也縱之去庚辰探者報金人兵勢甚盛行且至撙唯  
孤軍又吳拱遣踏白軍統制焦元來應援合軍不過數  
千人皆危之撙與諸將議分四壁守禦且以忠義相勉  
為死守計是日金人逼于城下先遣兵斷撙歸路黎明  
已列陣于城西須臾分布四隅下馬鼓噪逼城撙激勵  
將士曰金人雖多而無攻具將士但堅一心無恐金人  
之首首亦勵其衆曰此城瘁薄汝所共知一鼓可陷矣  
於是以勁弓數百齊射矢着城如蝟毛守者不能立未



傳于從西壁坎墉而上倏忽金人登城者已隘滿樽時  
在西壁知其不可當乃棄城而下跨馬率諸軍巷戰金  
人壁立城上官軍甚危皆奮勇鏖戰從午至申金人敗  
出城去方鏖戰時有官軍旗頭與虜之旗頭戰于城上  
移時兩邊衆兵如山不敢動以待旗頭之勝敗竟殺虜  
旗頭城上百姓望而呼曰趙提舉且保明此旗頭做好  
官虜之旗頭既死即時散亂多墮城而死者官軍旗頭  
亦戰死竟不得其姓名蔡州人為哀之金人敗去樽遂  
復營葺守禦之備先是有燕北人七十八矣與蔡州人  
結姻親者根刷得之繫于獄中及金人攻西門急權知  
州李詢皆殺之

光州牒蘄州正月二十日午時承中軍統制兼制置招  
討司提舉一行事務趙搏鄂州統制成臯咨白軍統制  
焦元申正月十五日以來有番賊魏都監部領獲背太  
光子番軍人馬五萬餘人騎前來攻擊蔡州西門至西  
北角靠汝河一帶約四百餘步擁併一齊上城其城壁  
更無敵樓乳牆粟馬可上搏等分布馬軍賈率將士與  
賊鬪敵盡命血戰至申時已未殺敗賊衆復擁賊兵下  
城落於濠塹汝河不知其數及搏等即時統率軍馬出  
城追趕其賊退走當陣重傷蕭總管及殺死賊兵劉千  
戶及謀克等餘人弃頭不斫橫屍滿野弃下衣甲器械  
不知其數及殺萬戶謀克等百餘人委是大獲勝捷



三朝九日錄  
十八日乙酉引見耿京下諸軍都提領賈瑞等一十一人  
耿京除天平軍節度使將佐授官各有差

濟南府民耿京怨金人征賦之搔擾不能聊生乃結集  
李鐵鎗以下得六人入東山漸次得數十人取萊蕪縣  
安泰軍有衆百餘有蘭州賈瑞者亦有衆數十人歸京  
京甚喜瑞誅京以其衆分為諸軍各令招人自此漸盛  
俄有衆數十萬是時大名府王友直亦起兵遣人通書  
願聽京節制京以瑞為諸軍都提領元顏亮犯淮甸京  
遣瑞渡江通朝廷瑞曰如到朝廷宰相以下有所詰問  
恐不能對請一文人同往京然之乃遣進士辛弃疾行  
比一十一人同行到楚州見淮南見轉運副使楊抗發

赴行在是時上巡幸在建康乙酉瑞等入門即日引見  
上大嘉皆命以官授京天平軍節度使瑞御名武郎閣  
門祇候皆賜金帶并疾右儒林郎改右承務郎其餘統  
制官皆修武郎將官皆成忠郎凡補官者二百餘人悉  
命降告今樞密院差使臣二員與瑞等皆詣京軍樞密  
院差使臣吳革李彪賚京官告節鉞及統制官以下告  
身至楚州革彪不敢行請在海州伺候京等到來即授  
告節瑞等不得已從之至海州革彪以官告節鉞待于  
海州京東招討使李寶遣王世隆率十數騎與瑞等同  
行

一錄云辛巳歸朝人總轄賈瑞統制官劉震右軍副統



制劉弁遊奕軍統制孫肇左軍統領官劉伯達左軍第  
二副將劉德左軍正將梁宏右軍正將劉威策應右軍  
副將邢弁踏白第三副將劉聚總轄司提轄董昭賈思  
成天平軍掌書記辛弃疾辛巳正月十九日至建康府  
二十日行宮引見統制官轉脩武郎統領官忠訓郎正  
副將成忠郎書記承務郎

二十日丁亥王友直任王革來歸友直除防禦使任革授  
官有差

初鄆州王任以罪亡命金人重賞捕之急大名府王友  
直方聚衆任歸于友直友直得任甚喜乃假任契丹以  
聚衆元顏亮犯淮南友直聚衆已數萬遂破大名府有  
衆數十萬亮死葛王已立乃以友直之衆並放罪令歸  
農為平民其衆聞之皆散去友直乃與其黨王革又任  
謀自山東尋路南奔北入界有衆三十餘至建康引見  
上喜授友直檢校少保任觀察使革武功大夫友直等  
皆辭不敢受且曰向若臣有衆數萬歸朝廷則受之不  
辭今衆不滿百而受如此之賞不可乃授友直防禦使  
任團練使革武翼郎兼閤門宣贊舍人

二十八日乙丑趙撙棄蔡州

趙撙在蔡州也吳拱以撙軍旅屢有蠟書促撙回軍諸  
統制亦請棄城而去撙以金人圍城方急若棄城而去  
遭金人追襲勢必敗亡不如且駐蔡州況蔡州糧食有



三朝北司記 卷一百四十九  
餘俟破此虜兵即議進兵中原乃申朝廷及申拱照駢  
拱怒以蠟書付諸統制令一面班師搏知秦州不可以  
久駐且金人三日中退八十里矣乃會諸統制議退軍  
搏欲留焦元成臯守城元臯曰恐孤軍不能當金人之  
衆搏曰今賊兵不遠設若我已離城而去彼探而知之  
縱輕騎追襲如何元請夜出季詢曰夜出恐夜里人亂  
請自申刻從西門出馬軍南門出步人搏令晡時出門  
令華旺以馬軍自西門出擺列不動以防追襲焦元以  
步人自南門出先行俟步人行絕則馬軍殿後日向晡  
未曾傳令起發聞元以步軍已至南門南門不啓守者  
曰不曾得傳令閉門元曰我是統制乃傳提舉之令也

遂相爭相詬至相擊相殺奪門啓扉未半而爭門死者  
已填滿門道中強有力者僅能踐屍而出積屍擁門終  
不能開後來者不知其故惟見門有阻難之狀所以愈  
亂不能禁軍民死者莫知其數元為衆所壅遂墜馬墮  
身入空雪窖中移時方攀緣而出軍民爭路者正喧隘  
元無馬不能行見一羸兵控一馬尋其主曰我官人在  
何處元強奪其馬羸兵不從元手殺羸兵跨馬而奔行  
三十里見搏及諸將搏欲自東路徑歸行在且發火頭  
韜重已行元曰不可搏曰我是馬軍司中軍統制不歸  
馬司安往元曰提舉聽吳都統節制吳都統令提舉回  
軍即無發遣歸馬司文字況蔡州立功將士正要提舉



保明功賞豈可徑歸行在樽以其言為是遂由南路還  
京襄華旺以馬軍出西門不能殿乃先步軍而行步人  
與騎兵爭路而趨天氣昏黑蔡州之居人隨軍而出墜  
坑填谷者不知其幾多也城中一空唯細民有老幼之  
累者不能動翌日金人聞之遂復入蔡州

右正言劉度劄子今者視師回鑿願陛下取親臨行陣斬  
馘執俘者方可推恩凡賞典之行皆宜愛惜以華僥倖之  
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五十

炎興下帙一百五十

起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  
盡四月十一日丁巳

閏二月洪邁先通金人使副書

書曰邁等咨日頓首再拜國信驃騎國信侍郎講服德  
譽之久南北阻絕無緣良會下情怛切欽仰即日春寒  
伏惟台候動止萬福邁等自去冬扈蹕至建康前月被  
旨令迎候使節已至淮西奉候數日矣今承泗州蒲察  
移文知大旆且至符離有上稟事宜已令泗州守關報  
今又得旨揮令通書蓋自古以來鄰邦往來並用敵國  
禮向者本朝皇皇上為先帝下為生靈勉抑尊稱以就



和好而彼國無故興師長驅涉境欺天背盟神怒民怨  
曾不旋踵自取夷滅既以兩國交兵則是大誼已絕竊  
聞大金新皇帝即位有仁厚愛民之心本朝皇帝亟諭  
將帥止令收復外不許追襲貴朝師歸方議遣使別修  
誓好乃蒙貴朝首拜信使舉國欣幸無以為諭但一切  
之禮難以復仍舊貫更俟惠顧曲折面聞唯界首一事  
舊以淮為境至中國取接今泗州臨懷虹縣之北迤邐  
迎候及隨宜排辦宿傾笑邁等禮合至界首泗州之北  
更無人煙館舍以容衆只俟近耗當至臨淮上謁想惟  
高明必能洞察今遣使臣持免記史瞻望不遠預以為  
慰更祈保護以副願言不宣

金人攻海州

十六日癸未吳璘克大散關

金人既失秦州及熙河等州乃堅守大散關以扼王師  
吳璘遣姚仲等諸將攻擊數月不下仲幕屬朱玘乃投  
劄于總領王之望請科敷四川民戶出財賞軍閔乃  
可下書曰先生以博大高明之學當艱難險阻之時凡  
百施設莫非輕濟顧茲全蜀久賴綏撫雖三邊用兵之  
際無征輸重困之勞自非先生以體國愛民為念何以  
及此然天下之勢固有不兩立者兵與民是也兵不可  
不費財而責其萬死之功民不可不出財而濟其一時  
之急此天下之通理也先生深知兵民兩相為用之策



笑聞蜀民自軍興之後恬然自安不知有用兵之費先生恩德固亦大矣然有可言者紱為先生門下士豈敢自隱且時異事異故宜改更不可執一虜人九月六日叩關于時事出倉卒諸將云大軍一出必遂破敵初宣撫吳公自謂可以兩月為期必能克敵既而虜壁愈堅相持已踰四月矣將帥牽制久未成功兵不可不謂之暴露如今日事勢與前日不同先生當救時之失以取必勝茲其時也聞之諸軍鬪志不斃戰必不壯且曰使我力戰就能果立微勞其如賞給當在何處向候覈實保明申獲宣司總司旨麾往返數旬豈能濟急大率自今事勢與前時異不立重賞何以責人於無事前宣撫

吳公僅能保守全蜀蓋賞厚而戰士用命也乞先生詳酌事機別與措置略於四川敷科軍須之費十分之一多與準備賞給錢物近一二百萬自總所移文諸帥明出曉示號令諸軍各使立功以就見賞謂如散關一處設使當初有銀絹各一二萬匹錢引一二十萬道樁在鳳州宣撫吳公節使姚公以上件賞給明告諸軍遣二三統制官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諭之曰當進而退則坐律進而勝捷關隘則有此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虜不破滅無有也說者蓋謂方今朝廷財用命虜不破緣軍興而費耗國用則先生所不取紱曰不然先生體國愛民之心朝野孰不共知事固有當更張則悠久不



能力濟機會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正在此舉絃之  
區區未必可行之幸先生怒其狂愚或以為可教則一  
覽付之火之望讀之大駭乃答書曰辱示劄目見咎不  
科敷百姓異哉足下之言也本所以財賦為職事應副  
諸軍自當竭力若是軍須闕乏有功將士合賞但於王  
少卿取辦可也至於科敷他人何預哉僕中原人蜀中  
無一錢生業亦無親族寓居其不科敷何私於蜀蓋以  
大軍十餘萬衆仰給於此不得不愛養其民力以固根  
本有四川民力則有三軍四川民窮則三軍坐困矣如  
足下輩月俸歲廩不從空虛中來亦知其所自乎朝德  
意深厚每務寬恤東南調度如此不聞歛取於民四川

獨可以橫賦乎國家養兵所以保民而足下乃謂軍民  
不兩立恐非安民和衆豐財之義又曰用兵本約兩月  
今已四箇月然則解嚴未可期也若本所當時便徇諸  
處無藝之求只作兩月計則今日何以枝梧事未可期  
則所費無限不且愛民力以備方來之須將如異日何  
僕之不歛於民力所以為諸軍也用兵百三十日糗糧  
草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未嘗乏興而足下乃爾云云  
不知軍行出入何處關錢糧何處關草料累次喝犒并  
朝廷支賜自是諸軍應報稽緩文字終到本所立便給  
散略無留阻若是激賞則須俟有功諸軍既無功狀本  
所憑何破散閨前攻不下聞自有訖莫不為無銀絹錢



引否不知散關是險固不可取乎是有可取之理而無銀絹錢引之故乎士卒不肯用命豈計司之責必有任其咎者况聞攻關之日死傷不少則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来兵家行動若逗撓無功多是以糧道不繼嫁禍於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無堆塚賞給為詞者也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四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塚銀絹而後可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丁劉圍殺金平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泰州等處王四廂取商虢等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亦不聞先塚銀絹始能破敵也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慳吝如泰州治平之功得宣司閔狀即時行下魚關支散

何嘗稍令闕悞兼魚關簽廳所備金帛錢物充滿府藏宣撫不住關撥豈是無椿辦耶顧生民膏血不容無功而得耳假令僕重行科敷積金至斗諸軍衣糧犒設支賜之外若無功效一錢豈容妄得哉若果有功豈容本所以不科敷而不賞乎諸軍但務立功無患賞給之不行也但管取足無問總所科敷與不科敷也劉晏歛不及民何害李郭之勲李晟屯東淮橋無積資輸糧以忠義感人卒成大盜足下以書生為人幕府不能以此等事規贊主帥而反咎主人以不歛於民豈不異哉九月以後興元一軍支撥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絹二千匹兩而糧糧草料與犒設賞行錢之類不與焉亦不為不



應副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賞而未得者，何人也。朝廷分司差職，各有所主。而於財賄出納，為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閔防。所有屢降旨，揮凡有支費，宣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聖朝之明制也。足下獨不便何哉。來書謂攻散關，若得銀絹一二萬疋，錢引一二十萬。播在鳳州。有此重賞，而虜不破，賊無有也。播在鳳州，與魚關何異。方宣撫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為言。今散關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關，要銀絹錢引若干。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當一切抱認。足下可結罪保明具申。當以聞於朝廷。如克敵而賞不行，僕之責也。若本所抱認而不能足，足下

當如何。僕前後見將帥，多是忠義赴功，捐軀報國之人。只緣幕中導之，或非其道。以至害事。如姚帥之賢，固不妄聽。然足自不應為此異論也。萬一朝廷聞之，得無不可乎之望。嘗備員剡薦，預有惧焉。且宜勉思，婉畫謹重語言，勿恤小利，以敗大事。但得主帥成功，足下復何求哉。信筆不覺喋喋。幸照紋得書，頗自慚悔。閏月癸酉，將官揚大亨統領李安，攻打五鬼山。同統制田昇統領胡洪、趙豐、陳濤將官馮超等，攻打散關。正行水門，御愛山賊寨。自二更一擁上山，併力攻擊。與金人戰鬪至四更時，克復散關，占據了當分遣官兵占奪和尚原。金人退走寶鷄。



三月八日甲辰寢罷扈從轉官

庚子有旨大駕視師應扈從及隨逐一行官吏軍兵依紹興四年例與轉一官資餘人等犒設臣僚上言臣聞爵賞之設先王所以待有功也賞而當功則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無功受賞則人人有覬覦之心將不勝給矣故古之人君不輕以賞與人而人亦不得而虛受豈非以僥倖之門有不可啓者歟臣伏觀今日四日指揮大駕視師應扈從及隨逐一行官吏軍兵依紹興四年例與轉一官資餘人等犒設臣以見陛下知臣下之勤勞而欲得其歡心也然而事關利害殆有不可行者臣不得不為陛下言之且自臨安至建康其路不遠扈從官

吏既預借月俸以為行李之資又優給驛券以為傳食之費水則有舟楫陸則有鞍馬於沿路犒勞胥吏普沾其視軍兵之驅馳道路事固不同雖往來跋履不無衝冒勞則有矣何功之云且至尊在途猶不得安臣子服勞亦其常分今若例行推賞則是曲示私恩輕瀆公器適彰虛授何以勸功况此來軍士奏功頗多冒濫朝廷方欲痛懲其弊則賞典所加豈容不謹儻以謂紹興四年之例不得不遵則六年移蹕江上比之四年尤為淹久初未嘗有賞則是當時已悟前賞之非而革之矣在於今日豈可不用六年之例而乃蹈四年之失乎兼軍旅方興匱乏為甚犒設士卒固不可免若乃其餘自應



從省臣奏扈從之例亦當受賜若自貪榮寵傍恨怨憎  
默默不言實負公論欲望陛下特賜睿旨追寢前件指  
揮以杜僥倖之門使中外之人無得而議則天下幸甚  
有旨扈從禁衛軍兵依已降指揮推賞餘依奏一日上  
謂近臣曰近傳到虜中賞格卿等曾見否陳康伯奏曰  
見之上曰其意如何康伯奏觀其語云邊釁未息恐總  
兵官所請欲復取所失州縣耳上曰朕熟知金國用兵  
始末自粘罕阿离不等在時軍政極嚴不用賞典正以  
威刑脅制其下而人自畏服今賞格如此之重必是人  
不用命也康伯等俱曰聖裁高遠非臣所及不勝仰歎  
九日乙巳吳璘少傅王彥節度使

十一日丁未金人人使入門

樞密都承旨敷文閣待制徐嘉知閣門事孟思恭館伴  
大金人使入門赴都亭驛安泊洪邁除起居舍人依禮  
例十三日合朝見使人以朝儀未定展十六日朝見茶  
酒五盞差起居舍人洪邁借翰林學士充大金國稱賀  
使知閣門事張掄副之

十八日甲寅就御都亭驛賜人使御筵知樞密院事葉義  
問押伴

十九日乙卯使人王津園射以雨不出

二十日丙辰就驛賜宴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押伴

二十一日丁巳金使朝辭



是日金使朝辭茶酒五盞退就都亭驛賜御宴葉義問  
二押伴

二十二日戊午金使回程

金使回程大常少卿王普帶御器械王謙為送伴使四

十月六日過界

王宏收復會州

王宏為吳璘軍統制璘遣宏收復會州

金人陷陳州

陳亨祖招集忠義人收復陳州金人圍之急亨祖盡力

禦之屢與金人戰金人益增兵亨祖以孤城不可保守

十乃率衆力擊金人為流矢所中而死後五日城陷南門

被焚已埃燼而鐵裹閘板落于地城中軍民爭門而出

履閘板而過者皆燒損其足不能奔往往仆于門外亨

祖母及良賤五十餘口盡遭殺戮自此官軍唯守舊境

而已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五十一  
民不忘

祖宗涵養之澤相繼歸正者不絕

朕恐士大夫分南北彼此浸失招徠之意卿等可審處  
如有官能辦者與江邊諸州軍差遣如士人願入學者  
從便分送庠序教養及令應舉其餘隨宜收卹如此則  
非惟已來者得安未來者聞之必欣然相慕而至宰相  
陳康伯對曰謹依

聖訓當次第施行

二十一日丁巳洪邁等過北界

張子蓋解圍海州奏捷宰相稱賀

御營使太傅揚存中結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五十一



崇禎己巳冬以兵薄城下即報斷絕越二十日孤憤幽憂夜長不寐猶閱  
宋人三朝北盟會編偶有感觸輒乙其處命童子繕寫成帙登為三  
卷古今以來可痛可恨可羞可耻可觀可感未有甚於此書者也神  
宗末年以初發難余以史官里居思纂輯有宋元祐紹聖朋黨之論以  
及靖康北狩之事考其始禍詳其流毒年經月緯作為論斷名曰殷鑒  
錄上之於朝以惜乙夜之覽遷延屏棄書不果就收為益熾而余亦再老  
矣是編之錄其亦猶殷鑒之志乎錄始於以和七年丁酉盡於靖康二年  
丁未宣政末馬空國懸酒家磨詩云蘓黃不作文章伯童蔡翻為社稷  
臣三十年未與空論到頭好黨是何人錄成燕羊一過又書此詩於跋尾  
是冬之小雪日虞山老民錢謙益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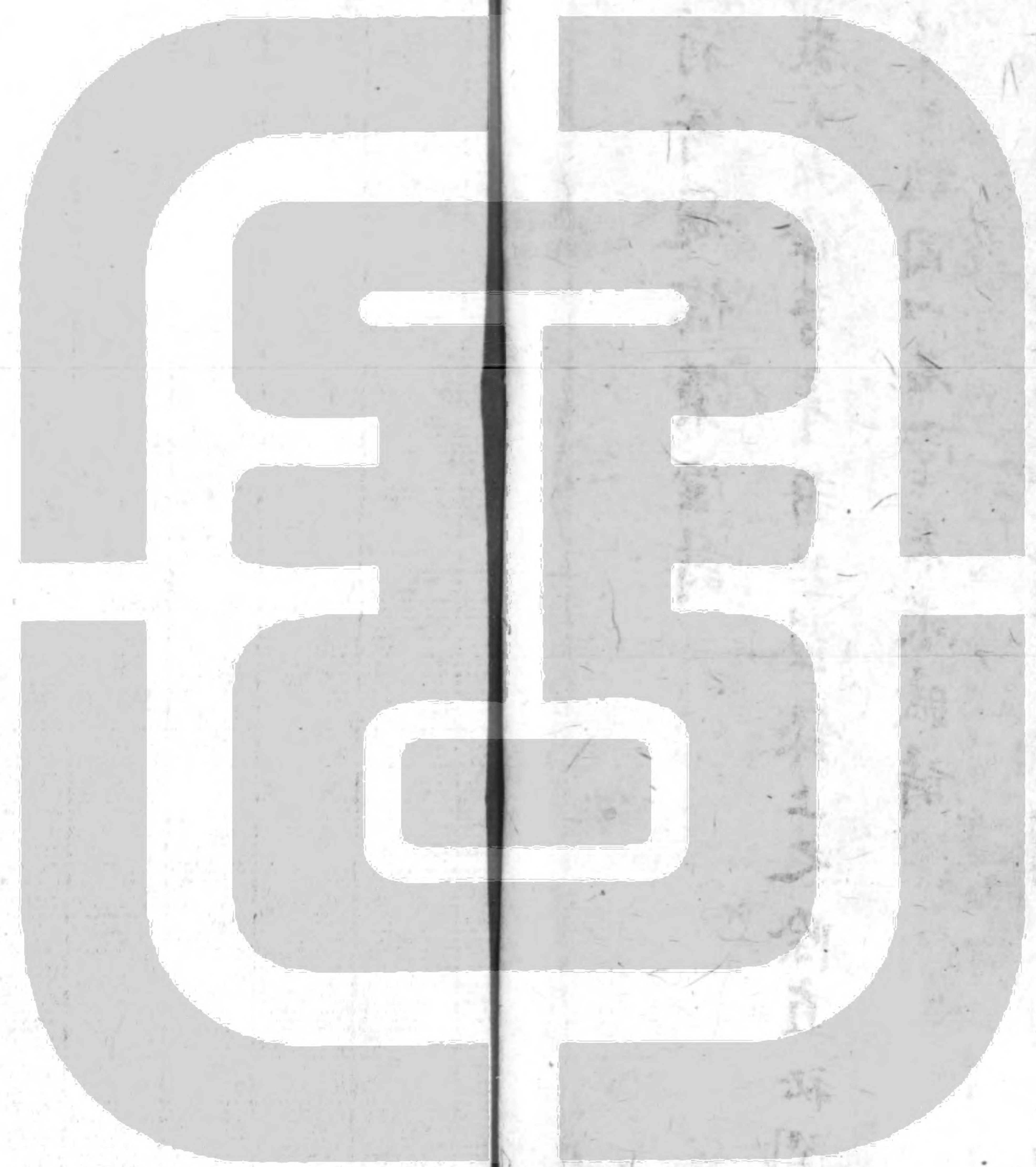


陸放翁寄題儒榮堂詩

朝散大夫徐夢年著北盟錄上之除直秘閣訓辭有  
儒榮之語因以名堂求賦詩

軍容基禍廟謀疎尚記文登遣使初  
天道大功隨指顧  
至今遺種費誅鋤  
還朝不遣參麟筆  
寓直空聞上石渠  
剝辨殺青君記取  
龍庭焚盡始成書







書